

漢語聲韻分析論的舊觀與新猷 ——以音節結構與介音成分說爲中心

董忠司*

摘要

本文略為檢討傳統聲韻分析觀，然後從諸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摘取語言現象，循「象」得「法」，就聲韻學裡需要運用的若干語音分析和「音節論」概念，討論「輔化韻」、「鼻化韻」、「韻末」、「聲頭」、「聲幹」、「聲尾」、「介音成分」等術語的概念、體系和定名。論文中肯定「聲韻學」以語音分析爲核心，擴大「聲韻學」的學術研究範疇，溝通漢語與非漢語，建立「漢語音節結構通用模式」、「漢語中古音音節結構模式」、「漢語上古音音節結構模式」。提出「介音成分說」、「介音成分四類型說」、「介音成分變化說」（即「聲尾轉變爲韻頭（介音）說」）、「漢語中古語音演變模式」、「漢語語音演變模式」（以介音成分爲觀察點），希望這些聲韻分析概念和語音演變學說，多少有助於聲韻學這門學問的未來開展，有助於語言和語音史、方言學、文學語言和語文教育學的研究。

關鍵詞：韻末、聲頭、聲幹、聲尾、介音成分、輔化韻、鼻化韻、音節論、音節結構通用模式、介音類型、介音成分變化說、語音分析、非漢語、語音演變模式、中古音、上古音

*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退休教授

一、漢語聲韻分析是聲韻研究的核心

本論文為承接本會之命，因「聲韻學的傳承與語文教學」而作。有見於傳統聲韻學比較侷限在古代文獻和古代漢語共通語的研究，以為聲韻學已經發展到新階段，有必要理舊向新，因此專就此一方向，略以論述，以待來者¹。

聲韻學，在古代中國，原為經學附庸——小學、也就是語言文字學的一支，和文字學、訓詁學鼎立。後來獨立出來，蔚成大樹。

聲韻學，中國稱為「音韻學」²，通常翻譯為「Phonology」³，這個翻譯讓我們看到聲韻學和Phonology，有性質相近的地方，——都是研究語音成分和語音系統；但是也可能讓我們把不同的學科混同了。

如果我們拿聲韻學和Phonology（音系學）⁴的比較，先看下表：

	語音單位	語音系統	進行概括	重視規律	重視理論	世界語言	個別語言	歷時研究
聲韻學	+	+	(+)	(+)	(+)	—	+	+
Phonology	+	+	+	+	+	+	±	±

（「+」表示具有，「—」表示不具有，「±」表示可以具有或不具有，「(+)」表示具有而不必然）

¹ 原稿頗長，論述較詳，今刪裁大半，簡陋奉聞。至於聲韻學與語文教學的關係，則另有他文。

² 有人以為「音韻學」的名稱優於「聲韻學」，但是，「聲」和「韻」合稱為「音」，「韻」可以包含聲調，以「聲」和「韻」並列合為「聲韻學」，語義比較周全。「音」和「韻」合為「音韻」，「全名」加上「分名」，其構詞不免有疑，因此「聲韻學」的名稱優於「音韻學」。

³ 見高明《聲韻學（講義）》手稿、陳新雄等（1989）《語言學辭典》。

⁴ 譯名與名義參見David Crystal（1997），有沈家煊譯本；R. L. Trask（1996），有語文出版社譯本。所謂音系學（Phonology）David Crystal以為是：「語言學的分支，研究語言語音系統。目的是揭示語言中區別性語音的組織型式，並對世界上各種語言音系的性質，進行概括說明。……研究具體語言中的各種語音及其功能，還研究導致語言單位關聯和對立的相關規則。」音系學原先基於音位理論，後來發展出各種學說，「音段音系學」「超音段音系學」「歷時音系學」「共時音系學」「實驗音系學」「生成音系學」「自然音系學」「自然生成音系學」「原子音系學」「自主音段音系學」「韻律音系學」……等等。（參見David Crystal的*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譯文部分參酌沈家煊的翻譯）

我們可以說，聲韻學和Phonology都是研究語言的語音單位及其系統的，聲韻學和Phonology最大的不同是：Phonology企圖面對一切的語言，而聲韻學大多面對漢語及其方言，間或參研其他漢藏語言。Phonology重視規律和理論的概括，不重視歷史的研究，而聲韻學重視歷史的研究，兼及語音規律的概括。

從這個比較，我們可以說：聲韻學是以語音及其系統的研究為核心，來探討古今中外有關漢語及其方言的學科。它參酌語音分析學、歷史比較語言學、地理比較語言學、語言接觸學等語言研究方法，來探討漢語音系及其相關問題，是一門綜合語音學、音系學、方言學、漢語史的學問。

聲韻學的研究課題，由中心往外，包含：

1. 聲韻調——音素、音位、音值、語音分析、音節結構成分
2. 音系——音節結構、聚合關係、組合關係、音節論、規律、系統
3. 漢語共通語——現代漢語學、歷代漢語共通語史
4. 漢語方言——現代漢語方言學、歷代漢語方言學、歷代漢語方言史
5. 相關的非漢語——現代與歷代藏緬語研究、現代與歷代苗瑤壯侗語研究、現代與歷代阿爾泰語研究、現代與歷代少數民族語言研究

其中，1.2.是所有聲韻學研究的核心，核心研究的舊概念、新觀點、不同的思惟，會帶來不同的研究，不同的結果。因此，研究聲韻學者，都會時刻著意於此。

二、傳統的漢語聲韻分析觀

語言是一種音流，我們從音流中的語段、語句、詞組、語詞裡，切分出音節（或者稱為「字」），然後再把音節加以切分。重視音流的切分，重視聲韻的分析就是聲韻學的核心思維。

我們從漢語歷代標/記音法，可以推測其音節分析觀。像「假借」、「形聲/諧聲」、「聲訓⁵」、「合音字⁶」、「譬況/描述法⁷」、「直音」、「直音四聲

⁵ 具有「○者○也」的形式。例如：「政者正也。」「澤水者，洪水也。」

⁶ 合音字例如：「之於為諸」、「之焉為旃」。

⁷ 「譬況/描述法」例如：「長言」「短言」「急氣」「緩氣」等。

法」、「反切」、「韻圖」、「字母—韻母/韻類法⁸」、「三字切法⁹」、「韻—調—聲法¹⁰」、「注音符號」、「羅馬字母」、「國際音標」、「臺語羅馬字」等等。其中，當標/記音法發展到「反切法」時，我們才看到當時一般學者對音節的分析觀已經能切分「聲」「韻」，聲調則在「韻」中，而從當時的「諧和反切」和反切法的講究來看（例如：顏師古的《漢書注》¹¹），我們也可以知道當時有人已經能體會出韻母的韻頭、韻腹和韻尾，只是在文獻上缺乏正面的記錄¹²。到了宋代的聲韻組合表——韻圖，我們確知當時已經能用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來描述聲母（字母）以外，也可以確知對音節能切分出「聲母（字母）」「開—合」「四等」「韻腹」「韻尾」和「聲調」等音節結構（syllable structure）成分。

簡單來說，漢語歷代的音節結構分析觀的發展，大抵可以表示¹³為：

<1>音節結構(1)：

音=聲+韻 (音節=聲+韻)

(音=聲[聲母]+韻[韻母]；or 音=聲[聲母]+韻[韻母+聲調])

<1-1>

聲	韻
---	---

<2>音節結構(2)

音=聲[聲母]+韻[韻母]+調[聲調] (音節=聲+韻+調)

<2-1>

調	
聲	韻

8 「字母·韻母/韻類法」例如：熊忠《古今韻會舉要》之〈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字母通考〉：「審居、書」。

9 「三字切法」例如：明末江南戲曲家的三連音：蕭=西+腰（要）+烏。

10 「韻—調—聲法」例如：閩南語《十五音標音法》：「東、公—地」或「東、江—地」。

11 參見董忠司（1978）《顏師古所作音切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12 唐代的悉曇學已經詳知音節結構、輔音、元音、聲調等的讀法，但是那是梵學，唐代聲韻學者的漢語分析觀，未有詳確的文獻為證。

13 這類文獻紀錄，素為聲韻學者周知，恕不一一徵引文獻。

<3>音節結構(3)

音節=聲母+介音+主要元音+韻尾+聲調

音節=聲母+韻母(介音+主要元音+韻尾)+聲調

<3-1>

聲調			
聲母	介音	主要元音	韻尾

<3-2>

聲調			
聲母	韻母		
	介音	主要元音	韻尾

<4>音節結構(4)

音節 = 頭+頸+腹+尾+神

<4-1>

神				
頭	頸	腹	尾	

音節結構成分的切分，越來越精細。至今我們在研究聲韻時，幾乎都已經採用(3)(4)這種音節五分法了。¹⁴

三、漢語聲韻分析的新猷

於今，漢語方言的調查，日益增廣，逐漸深入；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種類與數量日益增加，語音和音系的研究報告，也提供很多資訊。

在語音描寫的標準化和精細化以外，在音節結構成分和「聲母－介音」理解上的突破，都有新觀點、新局面。對應這些新發現，我們的聲韻學需要一些回應。

¹⁴ (3)(4)這種比較進步的音節結構觀，運用到教學用的「注音符號」來，考慮到書寫的簡省，約化為（例如「怪」字）：

聲母	ㄍ	
介音	ㄨ	聲調
韻腹+韻尾	ㄞ	

3.1關於聲韻學裡的輔化韻

考慮到a.有些語言可以用m、ŋ、n或v、l、z等輔音為韻母，像閩南語有m和ŋ等韻母¹⁵，客家語有m和n等韻母¹⁶，贛語有m、n和ŋ等韻母¹⁷。傳統的聲韻學還沒為這種語音現象安排術語。這種「以輔音為韻母」的「韻化輔音」（又叫「成音節輔音」syllabic consonant）可以充當音節的韻核（nucleus），它卻不是元音，因此我們可以建議採用一些措施，把音節結構中的「主要元音」改稱為「韻腹」¹⁸，連帶把「介音」也稱為「韻頭」。「韻頭」、「韻腹」、「韻尾」合稱為「韻母」，然後把這種以輔音為構成的韻母稱為「輔化韻」。有些人把「輔化韻」稱為「聲化韻」，這是把音節結構用語的「聲」（與「韻」相對），納入「韻（韻母）」系統中，容易淆亂音節論的用語；而且用為「韻母」的輔音，不必然曾經當做聲母，為了釐清「聲」和「韻」的界線，還是稱為「輔化韻」比較好。同樣的，本文也以為把syllabic consonant翻譯為「成音節輔音」或「成音節」，並未盡善，因為「輔化韻」只是做為「韻母」，不一定做為「音節」，有些語言裡的「輔化韻」還可以前接其他的聲母（另外還可以搭配音節的聲調——「字調」），合組成音節。這種輔化韻能前接聲母、後接韻尾，例如閩南語的ŋ韻，可以拼出tŋ⁵（長）、tshŋ¹（裝）、pŋ¹（方）、kŋ³（鋼）、sŋ²⁴（吸鼻）等等音節；又如納西語的v韻，可以拼出thv⁵⁵（出）、mv⁵⁵ thv³³（手杖）、ne⁵⁵ nv⁵⁵（茶點）、ŋv⁵⁵（您）、nv³¹（你）、kv⁵⁵（吸鼻）等等音節；但是在大多數的語言裡，通常是零韻頭（介音），或者僅能前接極少數的輔音聲母。在「陰聲韻」「陽聲韻」「入聲韻」的韻母分類中，「輔化韻」後接塞音韻尾，當然屬於「入聲韻」。但是未接韻尾的「輔化韻」，既不像「陰聲韻」（元音收尾），又不像「陽聲韻」（鼻音收尾），本文建議：把鼻音性的「輔化韻」，像m、ŋ、n，歸屬「陽聲韻」，稱為「準陽聲

¹⁵ 例如台南市方言。

¹⁶ 例如苗栗話。

¹⁷ 例如萬載話。

¹⁸ 這裡的思考可以簡單表示如下：既然「主要元音≠元音」，也就是說「主要元音」＝{「元音」，「輔音」}，那麼，不如：「改『主要元音』這個名稱為『韻腹』」。

韻」；把非鼻音性的「輔化韻」，像v、l、r、z¹⁹，歸屬「陰聲韻」，稱為「準陰聲韻」。表示如下：

<5>

m、n、ŋ	成音節韻	輔化韻	準陽聲韻	陽聲韻	舒聲韻
l、v、r	(輔音做韻母)		準陰聲韻	陰聲韻	

我們聲韻學者和漢語方言學者，過去在陳列音系裡的韻母時，常常在分類和位置排列（本質上這種工作是一種該語言韻母系統——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的呈現）時，感到缺乏共識性的參考標準，「輔化韻」、「鼻化韻」等的相關定名、定位工作，也許可以解決部分困難。

3.2關於聲韻學裡的鼻化韻

考慮到b.漢語方言裡官話、湘語、閩南語、吳語、客家語等方言中都會有鼻化韻母，所謂「鼻化」是發口腔音的時候，把軟顎和小舌放鬆下垂，讓氣流分從口腔和鼻腔外出，於是口腔音便帶有鼻音的色彩。有人把這種鼻化元音當作口元音以外的另一套元音系統，這樣便多出了許多韻母，音系結構比較龐大。就韻母的呈現來說，方便於讀者；但是，在語音概念上不經濟。同時由於這種鼻化，通常是加在元音（包含複元音）上面，形成鼻化元音（nasalized vowel）²⁰。有時也會加在輔音上面。例如：閩南語的鼻音聲母m-、n-、ŋ-，和濁音聲母b-、d/l-、g-互補，前者只出現在鼻化韻母前面，後者只出現在非鼻化韻母前面，這兩套聲母分別為同一個音位。鼻音聲母m-、n-、ŋ-其實就是濁音聲母b-、d/l-、g-的「鼻化」（nasalization）。也就是說，鼻化可以加在輔音上面，不專屬於韻母，因此，我們在音節結構上需要建立一個「鼻化」成分。這個概念本來簡單，但是在傳統聲韻學術語上，「鼻化」的概念不穩固，這似乎有待修改。

¹⁹ 北京話的-ɿ、-ʅ兩韻，從輔音化的立場來說，也可以算是輔化韻。又，說華語的人發「政府」和「豆腐」這一類唇齒音後接-u的時候，也很容易發為-v。這也屬於輔化韻。

²⁰ 鼻化元音（nasalized vowel）和鼻元音（nasal vowel）有別，前者重視其「作用」，後者重視其現象，此處暫不論。鼻元音的英文名詞為nasal vowel，見David Crystal（1997）的*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b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沈家煊譯本只譯鼻元音一詞，未見鼻化元音（nasalized vowel）。

我們在漢語中古音、上古音的韻母理解上，很少使用「鼻化」概念，在近代音的理解上也不太使用「鼻化」概念。因此，我們的聲韻學，沒有給「鼻化」適當的地位。但是，我們知道官話裡有不少語言具有鼻化韻母，有四、五億人口在使用著。以陳章太、李行健主編（1996）的《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為參考，取錢曾怡主編的《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所研究的70個官話方言為據，其中具有「鼻化韻」的有東北官話的赤峰，晉方言的太原、孟縣、嵐縣、朔州、包頭、呼和浩特、邯鄲、延川，膠遼官話的青島、沂水，冀魯官話的濟南、博興、桓臺，中原官話的西安、寶雞、焉耆、新絳、運城、吉縣、徐州、金鄉、蚌埠，蘭銀官話的中衛、蘭州、張掖，西南官話的昆明、大理、洱源、賓川、桂林、柳州，江淮官話的揚州、蕪湖、南通，共有34個方言點，約居官話方言的48.8%，鼻化可以出現在各元音（其中前元音的鼻化多於後元音）上，有辨義作用。至於像南京話有人的鼻化是在主要元音的後半上面，後接鼻音韻尾（也可以說是韻尾的鼻化向前延伸半個元音），由於沒有辨義作用，因此不以「鼻化」論。

吳語的方言約有一半具有鼻化韻²¹，只有少數鼻化韻的方言，其鼻化幾乎都出現在低元音上。湘語的方言約有六成具有鼻化韻²²，只有少數鼻化韻的方言，其鼻化比較容易出現在低、中元音上。客家語約有三成多的方言具有鼻化韻²³，其鼻化出現在各元音上。贛語的約一成多方言有具有鼻化韻²⁴，其鼻化出現在展唇前元音

²¹ 以顏逸明（1994）的《吳語概說》第三章第二節所錄12個吳語方言而言，六個方言有鼻化韻，居50%，其中有四個方言的鼻化只見於低元音。

²² 以鮑厚星（2006）的《湘方言概要》所錄16個湘語方言而言，九個方言有鼻化韻，居約57%。以陳暉（2006）的《湘方言語音研究》所錄27個湘語方言而言，山攝三四等有19個方言有鼻化韻，居70%。山攝一二等合口有17個方言有鼻化韻，居63%，山攝一二等開口有13個方言有鼻化韻，居48%。

²³ 以謝留文（2003）的《客家方言語音研究》所錄11個客家語方言而言，有五個方言有鼻化韻，約居45.5%。以李如龍（1992）的《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所錄17個客家語方言而言，有4個方言有鼻化韻（長汀、寧化、大余、贛縣），約居23.5%。綜而觀之，約居三成多。

²⁴ 以陳昌儀（1991）的《贛方言概要》所錄13個贛語方言而言，只有一個方言有鼻化韻，約居7%。以孫宜志（2007）的《江西贛方言語音研究》所錄14個贛語方言而言，只有有3個方言有鼻化韻，約居20%。以李如龍（1992）的《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所錄27個贛語方言而言，

和圓唇半低後元音上，不出現在u元音上。鼻化不出現在u元音上，不是必然的，閩南語的鼻化也不容易出現在u元音上，但是可以出現iũ（例如泉州系閩南語諸方言、漳系的漳浦方言、台灣海口腔諸方言、台灣的內埔腔的宜蘭方言；此外閩南話漳系和台灣的宜蘭方言還有ũ韻，不一）。鼻化比較不容易出現在u元音上是由於發鼻化音時，通常需要把軟顎放下，軟顎一放下，口腔的共鳴空間便會減少；而u的共鳴空間本來就小，如果再因鼻化而更小，如果沒有其他對策，將使這個元音的表達受損，因此才比較不分配鼻化給u。這是人類發音的共性，不是重要的方言區別特徵。粵語和平話²⁵的方言一般不出現鼻化韻，閩東話和閩北話一般也不會出現鼻化韻，而相反的，閩南語除了雷州和海南島的閩南語，一般都有豐富的鼻化韻²⁶。整個說來，「鼻化」是現代漢語方言非常重要的語言現象。鼻化具有音位性，因此，建議聲韻學可以在音節結構裡增加一個「鼻化成分」。

現代漢語方言這個「鼻化」現象，是現代聲韻學的基本概念，也和中古漢語的演化有深切關係，因此，從聲韻學的觀點來說，我們應該在本門的概念和術語中，給予適當的位置。在術語上，多年來我們都使用「鼻化韻」（即「鼻化韻母」nasal final），這是對的；但是，到底「鼻化韻」是屬於陽聲韻還是陰聲韻？是否和具有鼻音韻尾的陽聲韻，具有同樣的名稱？在音節結構上應當如何安排？這些要不要在聲韻學教材上給予統一的說法？問題本來不大，但是定調的工作還是最好做一下。本文建議把「鼻化韻母」、「鼻化韻」定名之後，將「鼻化韻」和「無尾韻（陰聲韻之一）」、「元音尾韻（陰聲韻之二）」、「鼻尾韻（陽聲韻之一）」、「塞尾韻（入聲韻）」、「輔化韻」並列，合稱為「韻母」，不把「鼻化韻」直接稱為「陽聲韻」，而是稱為「半陽聲韻」，歸屬寄放於「陽聲韻」之下，因為「陰聲韻」的「元音後無尾」和「收元音尾」、「鼻尾韻」的「元音後附加鼻輔音」和「鼻化韻」的「元音上加鼻化」是互相對立的概念，其間並不具有互相「包孕」的

有4個方言有鼻化韻，約居14.8%。綜而觀之，約居一成多。

²⁵ 參見詹伯慧、甘于恩（2002）《廣東粵語概要》，詹伯慧、張日昇（1987）《珠江三角洲語言調查報告》，（1994）《粵北十縣市語言調查報告》，（1998）《粵西十縣市語言調查報告》、甘于恩（2008）《廣東粵方言地圖集》。

²⁶ 參見陳章太、李如龍（1991）的《閩語研究》。

關係，因此雖然同有「鼻音」，但是不存在「具有鼻尾的陽聲韻」包含「鼻化韻」的可能²⁷。當然，我們也可以改變舊名稱，先把「陽聲韻」改為「鼻音韻」，再取「鼻音韻」來包含「鼻尾韻（或陽聲韻）」和「鼻化韻」。但是，在還沒有大肆改動現有「陽聲韻」舊定義和名稱之前，我們可以把「鼻化韻」視為「半陽聲韻」，歸屬為「陽聲韻」之一。至於「鼻化」在音節結構上應該放在什麼位置，下文再言及。參見下列漢語韻母諸部分名稱建議表：

<6>漢語韻母分類名稱建議表

語音成分舉例	描述	定名	又名	歸屬一	歸屬二
at、ek、op、u?	塞音尾韻	塞尾韻	入聲韻	入聲韻	促聲韻
ã、ẽ、ĩ、õ、ũ	鼻化元音韻	鼻化韻	半陽聲韻	陽聲韻	舒聲韻
an、eŋ、om	鼻輔音尾韻	鼻尾韻	(一般)陽聲韻	陽聲韻	舒聲韻
m、n、ŋ	成音節韻 (輔音做韻母)	輔化韻(鼻音)	準陽聲韻	陽聲韻	舒聲韻
l、v、r	成音節韻 (輔音做韻母)	輔化韻(非鼻音)	準陰聲韻	陰聲韻	舒聲韻
a、e、i、o、u	單元音韻	無尾韻	(一般)陰聲韻	陰聲韻	舒聲韻
ai、ou、iau、uei	複元音韻	元音尾韻	(有尾)陰聲韻	陰聲韻	舒聲韻

3.3關於聲韻學裡的韻末

我們在現代漢語方言所呈現的「聲」「韻」訊息裡，多年來面對閩東語福州話「用」音øyn²⁴²、「江」音kouŋ⁴⁴（文）køyn⁴⁴（白）、「朋」音pein⁵²、「店」音tain²¹³及相關入聲等讀法²⁸。福州話具有ain/?、auŋ/?、eiŋ/?、ouŋ/?、øyn/?、œyn/?等韻母²⁹，對於這些韻母在韻尾和韻腹之間的語音成分，一直沒有適當的名稱和聲韻位置。後來閩東語和閩北語的調查不斷增加，例如：建甌話³⁰的ain、uain、eiŋ、

²⁷ 至於要不要根據韻尾的性質，再把「鼻化韻」和「陰聲韻」合稱為「閉尾韻」，把「鼻化韻」和「陽聲韻」合稱為「鼻音韻」，把「入聲韻」和「陽聲韻」合稱為「輔尾韻」，這也可以考慮，本文不討論。

²⁸ 參見《漢語方音字匯》，p.370、p.316、p.328、p.244。

²⁹ 參見陳澤平（2014）《福州方言的結構與演變》，p.3-22。

³⁰ 參見《漢語方音字匯》，《閩語研究》。

ieɪŋ、œyŋ，古田杉洋話³¹的eɪŋ/k、ieɪŋ/k、ɔuŋ/k、œyŋ/k，壽寧斜灘話³²的eɪŋ、eɪŋ、ɔuŋ、ouŋ、œuŋ、øuŋ、eiʔ，閩北語政和鎮前話的aiŋ、uaiŋ、eiŋ、auŋ、euŋ，浦城石陂話³³的aiŋ、uaiŋ、eiŋ、ueiŋ，建陽話³⁴的aiŋ、uaiŋ、eiŋ、ieɪŋ、œyŋ，松溪話³⁵的eɪŋ、ieɪŋ、ueiŋ、uaiŋ、œyŋ，閩中語永安話的eɪŋ、ieɪŋ、yeiŋ。可見閩東語、閩北語大多具有這類韻母，閩中話的方言也有所見。

其實，一般人更熟悉的閩南話也具有這類韻母，例如：臺南市方言的aiʔ（矮□□e⁵³⁻⁵⁵ taiʔ³²⁻⁵³ taiʔ³²）、auʔ（潤餅□（捲）dzun³³⁻¹¹ piã⁵³⁻⁵⁵ kauʔ³²），uaiʔ（踉uaiʔ³²）、iauʔ（□（掀）hiauʔ³²），和相配的鼻化韻ãiʔ、ãuʔ，uãiʔ、iãuʔ。各地的閩南語像台灣系、漳州系、泉州系、潮州系和南洋系方言，大多有這類韻母³⁶。閩南語的這類韻母幾乎都是喉塞尾韻，閩東語和閩北語則除了喉塞尾韻外，大多是舌根鼻音尾韻。

不僅在閩南語，贛語也略有所見，像贛語南城話就具有auʔ、aiʔ、uaiʔ、eiʔ、ueiʔ、øʔ等韻³⁷，平江話有xuʔ。福建武平客家語有viʔ、upiʔ、eiʔ、ɔuʔ、iouʔ等韻，而根據劉綸鑫的《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和《江西客家方言概況》，江西的客家語中寧都梅江鎮³⁸話有ait、uit、aip、oep等³⁹，全南城廂鎮有viʔ、iouiʔ，修水黃沙

31 參見秋谷裕幸、陳澤平（2012）的《閩東區古田方言研究》，p.70。

32 參見秋谷裕幸（2010）的《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p.101。

33 參見秋谷裕幸（2008）的《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p.75-76、p.122-123。原注：auŋ的實際音值是[Auŋw]、euŋ的實際音值是[Eoŋw~Eoŋm]（m唯閉）。

34 同上注。

35 同上注。

36 詳見各類方言研究資料，屬眾所周知者，此不一一陳列。有些方言點比較少或缺乏這種韻母的，可能是調查不夠深入所致。

37 參見陳昌儀（1991）《贛方言概要》p.73 有aiʔ、uaiʔ、eiʔ、ueiʔ等韻。李如龍（1992）的《客贛方言調查報告》p.18有auʔ、aiʔ、uaiʔ、eiʔ、ueiʔ、øʔ等韻。

38 本文所見寧都梅江鎮話還有謝留文（2003）《客家方言語音研究》第六章所記的，謝氏沒有這類韻母。

39 本文在摘錄此類韻母時，對於-uit、-iut這一類韻母，由於難定其韻母中元音何者為韻尾？何者為韻腹，因此不錄。同時對於韻腹前的-iu-，則視為合體的介音。對於明顯為過渡音的，則不視為複元音。

橋⁴⁰有ail、uail、ɔil，石城·橫江·秋溪村有ait、ɔit、uɔit，石城·琴江有aip、ait、ɔit，貴溪樟坪畲族語有um、aiʔ、uaiʔ、oiʔ、ioiʔ，龍南縣龍南鎮有ɔin、oiʔ、iuoiʔ，永豐龍岡龍雲有aiʔ，上猶營前有aiʔ、iaiʔ、oiʔ，興國江背有aiʔ，尋烏長寧有aiʔ、iaiʔ，全南陂頭有ɔiʔ、uoiʔ、iuoiʔ，井岡山黃坳鄉有ɔət、ait、uait、iait、uaiʔ，遂川大分有ait、uait、iait、oən、ioən、oət，奉新澡溪有ait、uait、ɔit，銅鼓豐田有ait、uait、ɔit，定南歷市有ait、iait、oət，興國激江有oɛʔ、iuoɛʔ。共18方言點，占所錄40方言點⁴¹的45%，相當不少，這些方言點，有三個方言點位於江西西北境，其餘全在贛南，而且都位於閩贛、粵贛、湘贛邊界（興國除外）附近。從偏居邊界來看，依地理語言學「周圈論」的「古語殘留於周圈」來說，那麼我們可以說這種韻腹之後韻尾之前，中間還有語音成分的現象，是一種客家語的古形式，或者它是一種底層語言的殘留。不管如何詮釋，就事實來說，這一類韻母在閩客贛方言中頗有所見，因此需要聲韻學者為之取名和定位。

從閩南語看來，這一類韻母大多收以喉塞韻尾，因此閩南語韻書往往配置為陰聲韻的入聲字，因此有人建議只在陰聲韻上標以入聲調號便可，不必標記其喉塞韻尾的符號，例如：kau⁴輾/捲過去，（未記錄為kauʔ⁴）如此在記音後上便沒有韻腹、韻尾間還有語音成分的問題。本文以為這是「一葉障目，不見眼前物。」的作法，是一種「鋸箭」療法，沒有解決問題。因為，閩南語的「-ʔ」在概念上雖然也許可以視為「聲調特徵（促聲調）」⁴²，而不計其實際的「喉部的阻塞成分」，但是，其語音性質既然實為「輔音性」的「時段成分」，在記音上自然需要紀錄它（音位上是否忽略，是見仁見智的）。也就是既有聲調（上加成分/超音段），又有輔音性的阻塞動作（時間成分/音段），兩者俱存。依照聲韻學「陰陽入」的對立而搭配的傳統和現代共識，我們不能不視為「韻尾」，它和「-p、-t、-k」一樣，都是

⁴⁰ 劉綸鑫（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況》第二章p.63作此，而第四章同音字匯作「ait、ɔit」，p.184、185。

⁴¹ 本文所討論的江西客家方言都採自劉綸鑫（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況》。

⁴² 此處可以參看岩田禮（1992）中有關〈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兼論入聲韻尾的歷時變化〉，《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523-537。

既有阻塞（音段）又有聲調（超音段）的雙重表示。謝雲飛先生曾經和我談起此問題，他建議把韻腹後的兩個語音成分，稱為「雙韻尾」。「雙韻尾」的名詞容易理解，不過，當我們想分別指稱「雙韻尾」的前一個語音成分、或後一個語音成分時，仍然有需要分別給予名稱，以定所指。

我們如果綜合這一類韻母的相關訊息，這一類「雙韻尾」，後一成分我們可以暫時編號為「韻尾A」，「韻尾A」會出現-n、-ŋ、-p、-t、-k、-ʔ、-l等輔音性成分；前一成分我們可以暫時編號為「韻尾B」，「韻尾B」會出現-u、-i、-ə、-ε等元音性成分。亦即：

韻尾A → -n、-ŋ、-p、-t、-k、-ʔ、-l

韻尾B → -u、-i、-y、-ə、-ε

「韻尾A」在發音或只發「成阻＋持阻」成分（不除阻）之後，同時音節結束，這些語音現象，和一般漢語陽聲韻尾、入聲韻尾，行為一致。需要討論的是「韻尾A」的-l，這是劉綸鑫（2001）所記，那是一種嚴式或音值式的記音法，我們如果觀察其-t和-l尾的韻母，這個修水縣黃沙橋鄉有：

-t組：ɿt、ət、it、iet

-l組：ail、uail、ɔil、uil

劉綸鑫（2001）在韻母系統下的「簡介」說：「ail、uail、ɔil、uil等韻母收-l尾，可能是受修水本地贛語的影響。」這是指修水本地贛語具有-l尾，而黃沙橋鄉的-t韻母讀為-l，可能是出於語言接觸，接受了強勢贛語修水話的讀法。不過，他沒有說明這些音讀的變化在音系上有沒有造成重大的影響。-l和-t這兩組的韻尾，音值有別，但是，凡-l組的，其前都是-i，同時-i之前都還有元音；凡-t組的則否。其中，it韻的i是時間延續、高響度的韻腹，而-l組的-i，是韻腹後連接韻尾的轉接性元音成分。也就是說，-l組和-t組的分布是互補的，所以可以合為一個韻尾的音位。也就是說，改變音讀色彩，沒有改變韻母結構。——這樣的理解，更肯定「韻尾A」的性質完全等同於傳統「韻尾」的定義，因此，本文建議把「韻尾A」指稱為「韻尾」。

至於「韻尾B」的-u和-i是最常見的，-y次之，-ə、-ε則相當少見。-u和-i是閩東語、閩北語、閩南語、客家語、贛語共見的，-y見於閩東語、閩北語和贛

語，-ə-見於三個方言點、-ɛ-見於兩個方言點。oɛʔ、oəʔ這種結構的韻母，本來可以懷疑其o是u的變體，但是興國激江話的iuoɛʔ這個韻母結構，-iu-已經是韻頭（介音）了，其後的o最好不要視為韻頭（介音）。井岡山黃坳鄉的ɔət，ə前的ɔ，開口度很大，也不⁴³容易視為韻頭（介音）。因此，我們應該把ɔət的ɔ視為韻腹，把ə視為韻腹和韻尾間的轉接成分。-ə-、-ɛ-之視為韻腹和韻尾間的轉接成分，還能從位於韻腹後的這兩個音的傾向弱讀，可以體會它們是轉接角色。

思維至此，我們可以建議把「韻尾B」定名為「韻末（buttocks of rhyme）」。「韻末」的「末」本義是樹木的尾部（頂部），引申為一切事物的尾部。因此，「韻末」和「韻尾」合為「雙韻尾」，處於音節的尾部，做為一種音節邊緣（syllabic margin）。

3.4關於聲韻學裡的「漢語音節結構通用模式」

經過上文三個建議，雖然不是聲韻學裡的什麼新義，卻在定名之後，引動了傳統音節結構模式，影響所致，使我們感到調整的必要。

薛鳳生（1990）說馬丁（Samuel E. Martin）在《中古漢語的音位》把高本漢的中古漢語音節，概括為：

$$\begin{array}{c} <7> \\ \hline T \\ (C)(V)(V)V(V,C) \end{array}$$

後來馬丁又自己提出官話和現代漢語方言的音節結構模式為：

$$\begin{array}{c} <8> \\ \hline T \\ (C)(SV)(SV)V(SV,C) \end{array}$$

而薛鳳生自己提出一個中古漢語、官話和現代漢語方言的音節結構模式⁴⁴：

⁴³ iuoɛʔ、ɔət這個類韻母結構，其-o-和-ɔ-，可能是這個語言逐漸產生、或轉變為-u-介音前的一種過渡性語音成分，就這種語音現象，仍然需要就其音節結構進行分析，不可因為是過渡性語音成分而逕認為是韻頭（介音）、或擱置不處理。

⁴⁴ 參見薛鳳生（1990）《中原音韻音位系統》，p.17-21。

<9>

$$I \frac{T}{(M)V(E)}$$

現在，我們可以藉用北京話字例「捐」，把<8><9>指實為<10><11>：

<10>

$$\frac{l[55]}{(t\epsilon)(j)(w)\epsilon(n)} \quad (\text{馬丁式})$$

或指實⁴⁵為：

<11>

$$t\epsilon \frac{l[55]}{(y)\epsilon(n)} \quad (\text{薛鳳生式})$$

薛鳳生式和馬丁式的不同，在(1)薛鳳生置聲母於聲調前，他可能以為聲母本身沒有聲調，聲調只附著在韻母上。(2)同時它以為「介音」只需要採用一個符號來表示，因為那只是-j-（薛鳳生寫作y）、-w-一段不分前後的「音段」。(3)採用「E」來表示「韻尾」，不表示「韻尾」所蘊含的選擇性（選擇元音或輔音）。大體說來，薛鳳生式的表示比較簡要。但是就中古漢語和漢語方言來說，「聲母」如果是濁音，像中古漢語的濁輔音聲母，或者現代漢語方言的濁輔音聲母和粵客語式的「j、w」聲母，由於都是「濁音」，和元音一樣，因此可能會和聲調「共振」，因此還是不要把「聲母」移到聲調前頭比較好。

此外，薛鳳生式的音節結構模式沒有考慮到「輔化韻」「鼻化」和「韻末」的存在，也就是說，他並沒有考慮到所有漢語方言的音節結構，因此無法適用於古今所有漢語。

要適用於現代已知的漢語方言，我們可以建議修改，參照上文的建議，提出一個現代漢語音節結構通用模式，也同時做為聲韻學教材中的模式。

我們可以先將現代漢語音節結構通用模式，表現為下列四個型式（音節模架 syllable template）：

<12>現代漢語音節通用模式A型

⁴⁵ 這裡採用國際音標表示，如果依薛鳳生，可能要作「y→yw」「tε→cj」「ε→a」等改變。

音節 = 聲母+韻頭+韻腹+韻末+韻尾+鼻化+聲調

或

<13>現代漢語音節通用模式B型

音節 = 聲母+韻母(韻頭+韻腹+韻末+韻尾)+鼻化+聲調

如果繼承馬丁和薛鳳生，則可以表示為：

<14>漢語音節通用模式C型

$$S = \frac{\frac{T}{(N)}}{(I)(M) Vm (B)(E)}$$

「S」表示音節，「T」表示聲調，「N」表示鼻化，「I」表示聲調，「M」表示韻頭（介音），「Vm」表示韻腹，「B」表示韻末，「E」表示韻尾。所有的英文字母都是音段的「代號」，可以轉換成音位或音值。「代號」的先後表示為音段的先後。「()」表示該項可以不出現。「——」以上表示超音段。如果藉臺南市方言的「撓 $\eta i\tilde{a}u^{32}$ 」（以針狀工具將其挑出）來指實，則為：

<15>臺南市方言的「撓 $\eta i\tilde{a}u^{32}$ 」的音節結構

$$S = \frac{\frac{4^{[32]}}{(\sim)}}{(\eta)(i) a (u)(?)}$$

如果採用表格方式，而對「鼻化」和「聲調」的位置有不同的意見，或許可以分別表示為<16-1>、<16-2>、<16-3>、<16-4>：

<16-1>

聲母	聲調			
	(韻母)			
	鼻化			
	韻頭	韻腹	韻末	韻尾

<16-2>

聲母	聲調			
	鼻化			
	(韻母)			
	韻頭	韻腹	韻末	韻尾

<16-3>

聲調				
聲母	(韻母)			
	鼻化			
	韻頭	韻腹	韻末	韻尾

<16-4>

聲調				
聲母	鼻化			
	(韻母)			
	韻頭	韻腹	韻末	韻尾

但是我個人覺得比較適用的是<17-1>、<17-2>：

<17-1>漢語音節通用模式D-a型

聲調				
鼻化				
聲母	(韻母)			
	(韻介)	(韻基)		
	(韻介)	(韻核)	(韻足)	
	韻頭	韻腹	韻末	韻尾

(上加成分) ↑

——(時段成分)——→

如果加上羅馬字母為代號⁴⁶，則成為<17-2>：⁴⁶ 羅馬字代號及其含義，分別為：

B= buttocks of rhyme 韻末

C=consonant 輔音或聲母

E=ending 韻尾

Ed=double-Ending 雙韻尾（韻足）

F=final 韻基

I=initial 聲母

M=medial 韻頭（介音）

N=Nasalization 鼻化

Nu=nucleus 韻核

<17-2>漢語音節通用模式D-b型



這些「漢語音節通用模式」，考慮到鼻化和聲調的實際作用，也考慮到音節結構成分的層次。這個音節通用模式C型和D型，需要略加說明：紫色是「時段（音段）成分」，藍色是超時段（超音段）成分，也就是「上加成分」，綠底（韻腹、聲調）表示該成分為各種音節必有、其餘的成分或有或無，（XX）表示為該層次的名稱（例如「（韻核C）」），虛線表示該成分或能通透及之。過去，在中文裡，我們對於「韻母」或「韻」的定義是紛亂的，有時候指「韻基」而言，有時候指「韻基」加上「韻頭」而言，有時候指某一部韻書或押韻習慣而言。本文以為「聲韻學」的「韻」是「韻母」的省稱，因此建議「韻母」或「韻」應該專用為「韻頭＋韻基」的呼名；而指韻母裡不包含「韻頭」的那一部分，則專用「韻基」來稱呼它。同時，依照英文final⁴⁸的本義用法，取其「後一部分」之義。亦即用final來指

R=rhyme/rime 韻母（韻）

S=syllable 音節（字音）

T=tone 聲調

V=vowel 元音

Vm=main vowel 韻腹（主要元音）

（韻頭=anlaut）

⁴⁷ 例如「韻基F」表示「韻核」和「韻足」（「韻腹」「韻末」和「韻尾」）可以合稱為「韻基」，而其代表字母為「F」，以此類推。

⁴⁸ 陳新雄等的《語言學辭典》就是取英文rhyme來翻譯「韻」，這是正確的；但是取英語Final of Syllable來翻譯「韻母」，英語的音節大多數沒有介音，因此其Final是指「韻腹＋韻尾」而言，因此本文以Final (of Syllable)來指稱「韻基」，亦即「韻腹＋韻尾」，而把「韻」和「韻母」視為同義詞。沈家煊翻譯的《現代語言學詞典》的把rhyme翻譯為「韻基」，全書卻沒有

稱（翻譯）不含「韻頭（介音）」（「韻頭」或「介音」屬於韻基的前一部分）的後一部分韻母，即包含「韻腹」加上（「韻末」）「韻尾」的「韻基」。同時把包含「韻基」加上「韻頭（介音）」的部分，稱為「韻母（韻）」的，取英文rhyme來翻譯它。

同樣以臺南市方言的「撓 $\eta\text{iau}^?$ ³²」（以尖狀工具將其挑出），來指實的這個通用型的音節結構為：

<18>

		³² (聲調T)		
		~ (鼻化N)		
		(韻 母R)		
η (聲母I)	(韻介M _I)	(韻基F)		
	(韻介)	(韻核C)	(韻足Ed)	
	i(韻頭M)	a(韻腹Vm)	u(韻末F)	?(韻尾E)

<18>這個音節結構表示「撓 $\eta\text{iau}^?$ ³²」這個字音， $\eta\text{iau}^?$ 是依時間序列呈現，其中a所佔的時間比較長，而聲調是和 ηiau 同時呈現，鼻化也是除了在iau上同時出現以外，還出現在聲母上；只是鼻化的聲母表現為 $\eta(<g)$ ，就 η -而言， η -和韻母共同表現了「鼻化」。「聲調」和「鼻化」未到達的音節成分，以灰色表示。

運用「漢語音節通用模式」來進行聲韻系統的解說時，本文提醒讀者：音節概念應該置放在音位概念之前。也就是說，音位理論的運作是在音節結構的確立、音節成分切分後才使上力。各音節成分可以出現的音段或音位（採用音素的說法也行），各有本質和數量的不同，各音節成分內的音段或音位各自形成互相牽制和配合的各種關係。……關於這些，本文不贅。

經過測試，這個「漢語音節通用模式」適用於目前所知的所有漢語方言中已經音位化的音系，由於篇幅的限制，一一檢測的工作，這就留給讀者，本文不再舉例。

「韻」「韻母」「韻尾」等詞條，可見該詞典作者David Crystal他的rhyme指的是英語的「韻」而言，因此應該改其翻譯為「韻」或「韻母」，而以「韻基」指稱「韻腹+韻尾」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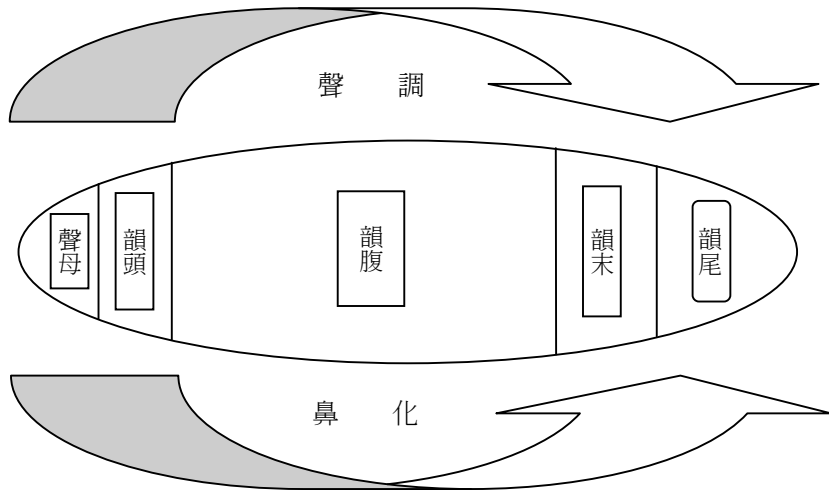
3.5關於聲韻學裡的橄欖核音節說

以音節為語音單位，是世界各語言皆然，只是各語言構成音節的成分與手段有所不同，此殆為人類語言共性。音節能夠做為結構單位被人感知，自有它原始設計的功能，在無字調的多音節語言和有聲調的單音節語言，其用以被感知的設計有比較大的差異。依台灣語言和中國語言而觀，不論是無聲調多音節的台灣原住民語言，還是台灣閩南語、客家語或華語（中國北京話），還是中國各種漢語方言或少數民族，也都是以音節為組成詞句的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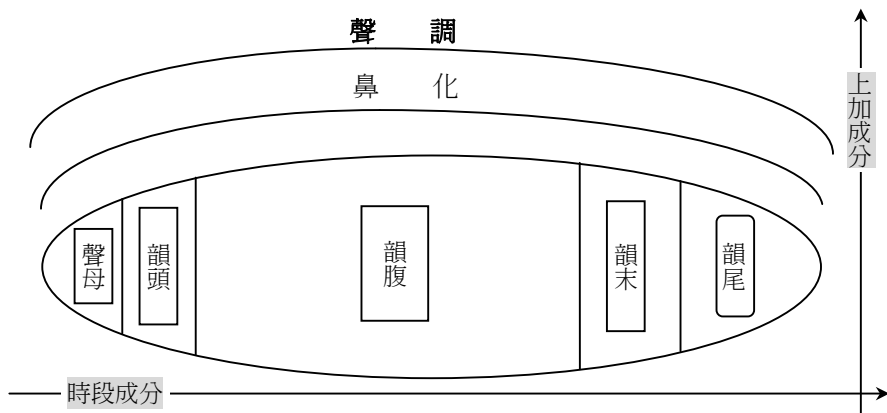
台灣閩南語、客家語或華語（中國北京話）的音節，從音節和音位的關係來說，這三者具有基本的共同點，也有成分上的差異。就上述「漢語音節結構的通用模式」中，我們從語音成分的響度和地位來說，本文建議運用「橄欖核音節說」來說明這些音節成分的組合關係，並因此進一步說明其被感知的音節功能。

「橄欖核音節說」是利用橄欖核（說成「眼睛」或「眉目」亦可）的形狀，來表示音節結構成分的時段和超時段結構位置，同時也表示了各語音成分的「響度」或「聽覺清晰度」。這個「說」是為了幫助理解或教學。我們先列出「橄欖核音節說」的兩個簡圖：

<19>橄欖核音節圖一



<20>橄欖核音節圖二



這個兩個圖大致相同，不同的只是「鼻化」的位置和時段成分的說明。從這個兩個圖，我們可以為聲韻學的初學者和語文教學工作者進一步指出若干語音現象：

- (1) 音節各成分的長短、響度、和諧度、地位各有不同。
- (2) 響度由聲母<韻頭>韻腹>韻末>韻尾，變化到韻尾。
- (3) 就一音節內諸成分而言，韻腹（核）最響，韻頭和韻末次之，聲母和韻尾最不響。因此我們用橄欖核的「腹大兩頭尖」來表示。
- (4) 音節加上鼻化，會改變共鳴的空間與效果。
- (5) 聲調的高低與長短：通常入聲短，非入聲長。入聲有塞音輔音為韻尾，為斷止氣流聲響之活動，故有聲勢，無聲響。⁴⁹
- (6) 從一般情況來說，一音節中韻腹所佔時間最長，韻末次之，韻頭又次之，韻尾若為元音和鼻音，時段比較長，若為閉塞的輔音則時段很短或近於零。

⁴⁹ 平聲字多（約所有音節的近一半），殆由於原始語以平調者為基礎，其若干方言或有來自非平調者，乃後世的變異。平聲為諸聲調的基準調。台灣閩南語的上聲略短（比其他非入聲調短），陰去聲為低降調，頗類漢語中古音去聲調的調值。（閩南語入聲調短，但是有的地方腔調的第八調比較長。客家話的入聲也是屬於短調。華語沒有入聲，但是他的輕聲比較短而模糊。）

- (7) 至於聲調，除了碰到清塞音、清塞擦音或清擦音以外，幾乎和整個音節一樣長。
- (8) 鼻化是跟著元音或持續性的濁輔音的，因此它的長度跟韻母一樣長，有時還會拓展到聲母。
- (9) 韻尾和聲母的輔音（多數情形）是一種噪音，其餘的各成分是和諧的樂音。
- (10) 韻腹和聲調是音節各成分中地位最穩固的，每一個音節都具有；其餘成分各種音節不必然具有。聲母除零聲母字以外，各音節都具有。從閩南語來說，韻末做為音節成分的情形最少，地位最不穩固。
- (11) 聲母與韻母不必然順接，當聲母是塞音或塞擦音時，聲母與韻母之間往往有中斷而無音的情形。
- (12) 韻母各成分之間屬於無縫連接，是順滑承接的。
- (13) 韻尾是一種音節收尾，有緩收與急收之分。入聲音節是急促收尾的，元音韻尾是一種收尾前的過渡階段，最能感知其收尾之緩。尾韻在收音時如果不是突然截止，就是逐漸放慢聲帶震動頻率。
- (14) 漢語音節的聲母通常由於時程短，響度低，因此能做為音節的界線。
- (15) 音節的韻尾由於經常是漸次緩收，因此也可以承擔劃分音節的功能。
- (16) 零聲母字由於缺乏分隔音節的功能，因此常常與前一音節的元音或元音韻尾順接為「合音字」。（有些語言的零聲母字實際上是喉塞音起頭，也有擠擦起頭的。）
- (17) 音節間的聲調，由於各種音節的聲調有高低升降曲折長短之變化，因此大部分也能承擔聽者感知音節的功能。

一個音節呈現的語音現象，會隨著語言而不同，因此運用音節的相關概念於文學欣賞與寫作、或者運用於語文教學，都需要隨著語言而調整（舉例來說，「國語」（華語）文藝教學裡的語音美教學，不可以完全照搬入閩南語文藝教學中。歌曲創作亦然。）。

3.6關於聲韻學裡的聲母結構、介音成分與聲韻互變說

現代漢語方言裡，韻母結構相當複雜，相反的，從傳統觀念來說，聲母好像相

當簡單。明清以來的漢語聲母簡單是事實，但是相對於漢藏語言的聲母，從聲韻學研究的立場，我們對於這個「簡單」，也需要加入一點思考。

我們很少人懷疑漢語處於漢藏語族裡的這個說法，既然如此，聲韻學研究不能止於關注漢語方言。不僅對遠古漢語（殷末以前）和上古漢語有興趣的人需要關注漢藏語，就是對於上古漢語、中—上古漢語、中古漢語、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以上各語言分期，除了共通語，還要照顧到各時代的漢語方言）有興趣的人，都需要關注到漢藏語，甚至阿爾泰語族、南亞語族等等和漢語有接觸關係的各種非漢語，因為漢語絕對不是絕緣於其他語言的自我繁殖個體。

3.6.1 「聲韻互變說」和聲母結構

從與漢語可能有接觸關係的各種非漢語學習中，我們除了對它們的韻腹、韻尾認識的突破（元音長短、元音鬆緊、韻化輔音、韻末、舌面韻尾、多種輔音韻尾、韻尾輔音群）以外，我想就聲母和介音，提出一些新的理解。因為太老師黃季剛先生（1923）《音略·略例》第二條曾經說：

古聲既變為今聲，則古韻不得不變為今韻，以此二物相挾而變。

又在黃焯轉述黃季剛先生講學內容的《文字聲韻訓詁筆記·聲韻學筆記·聲變韻轉大則》中說：

凡以聲相變者，無不有關於韻；凡以韻相轉者，無不有關於聲。此語言轉變之大則，又以之示限制。

這個「聲韻相挾而變」、「聲韻互相變轉」說（可簡稱為「聲韻互變說」）除了說明演變的條件，還指示我們，條件也是限制，聲韻演變不會漫無邊際。這是黃季剛先生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一個很好的啟發。「聲韻互相變轉」（＝聲韻互變說），不僅在漢語上古音，在漢語中古音、漢語近代音和古今漢語方言的演變研究上，往往有關鍵性的指導，諸如顎化、唇化、知莊章精等等古今演變，都能看到此學說的詮釋力。這個「聲韻互相變轉」說，本文認為最關鍵的觀察點是「聲母」和

「介音」，也就是說「聲母」和「介音」的牽連互動（不只是介音），會引動聲母的演化，也會引動韻母的演化。此外，當然於語音的歷史洪流裡，在語言的接觸中，由於語音概念的交互影響下，接受、轉換、變異、取捨於兩語之間，也會發生「聲母」和「介音」的牽連互動的現象。所謂「牽連互動」除了「聲」和「韻」的單向或雙向牽動（或觸動）以外，可能也包括lenition，一種輔音弱化。例如不帶音變為帶音、塞音變為塞擦音、塞音或塞擦音變為邊音或顫音、塞擦音變為無擦通音、無擦通音變為半元音/元音或零。所以，從「聲韻互相變轉」說的啟發來說，就算是只為了漢語共通語的歷史演化，也有必要對於漢藏語言及其相關語言的「聲母」和「韻頭（介音）」進行觀察與研究；何況還可能具有獲得人類語言通性的研究意義。

我們在音節成分的語音審辨中，可以看到現代漢語和漢語方言的聲調成分，一般而言是不佔有自己時段（屬於上加成分）的連續音（少數方言的聲調會有斷裂的現象，尤其是上聲），也就是說在音節中，聲調是附著在韻母而連續性存在的；而韻母的各成分是以逐漸過渡來互相連續的。至於聲母，聲母和後接語音成分之間，不像韻母各成分的滑順連綴，聲母的「非和諧」躁音，過渡到韻母「和諧」的元音，需要有一種用來接合的「連綴性過渡音」，這種「連綴性過渡音」有若干現象⁵⁰。不論哪一種現象，聲母和後接語音成分的所謂「接合」，其接合之中，多少存在著人耳一般不容易察覺的短時間的「過渡音」，在記音時，一般是忽略不管的。

不過，這種「連綴性過渡音」，在漢語一般音節發音中，雖是忽略不管，但是在音節發音比較緩慢（時間比較長）的時候，尤其是具有韻頭（介音）的情形，其

⁵⁰ 當聲母是聲帶不顫動的送氣清聲母，聲母和連綴在後面、做為韻腹的元音或半元音之間，通常會有一小段摩擦的氣流，而聲帶無聲，感覺音流中斷之後再接續；當聲母是聲帶不顫動的不送氣清聲母，聲母和連綴在後面、做為韻腹的元音或半元音之間，通常會有不容易察覺的、很小段的音流中斷現象再接續；當聲母是聲帶顫動的不送氣濁音聲母或者鼻音聲母的情形，聲母和連綴在後面、做為韻腹的元音或半元音之間，通常比較容易接合；當聲母是聲帶顫動的送氣濁音聲母聲母的情形，其送氣一般是濁氣流，這種濁氣流容易當做輔音和元音間的過渡音，因此聲母和連綴在後面、做為韻腹的元音或半元音之間，通常是容易接合的；當聲母是舌或小舌顫動的情形，聲母和連綴在後面、做為韻腹的元音或半元音之間，也比較容易接合。

「連綴性過渡音」比較明顯，不同的「連綴性過渡音」還有音值和時程的差異，必要細加區別。進一步來說，聲母後接的「連綴性過渡音」，和韻頭（介音）連接起來，有時候會有偕同作用，我們可以把這種牽連互動，表示為「聲母－介音」關係，同時把這種關係到聲和韻的「聲母」和「韻腹」之間的「連綴性過渡音＋介音」稱為「介音成分」。

觀察非漢語之前，以華語（北京話）為例，先看華語（北京話）語音中，顎化聲母的來源及其韻母的變化、捲舌聲母的歷史來源與韻母的關係、舌尖元音的聲韻互變……等等，這些語音現象和演變，都和「介音成分」有關。就音節結構裡「聲母－介音」的觀察來說，華語（北京話）語音中：

(1) ㄐ、ㄑ、ㄒ是顎化聲母，其聲母上有[ɲ]的成分，而後接的介音或元音，也有[j]的語音成分，既然音節是一段連續的音流，那麼這個語音成分在實際上和傳統概念上是屬於聲母還是介音、還是兼屬兩者？

(2) ㄗ、ㄘ、ㄙ是舌尖前音，其聲母上黏附有[ɲ]的成分，而後接的舌尖前元音，也有[j]的語音成分，既然音節是一段連續的音流，那麼這個語音成分在實際上和傳統概念上是屬於聲母還是介音、還是兼屬兩者？當他後接非舌尖元音時，其聲母上黏附的[ɲ]，是否也隨者語音成分連續的音流，在非舌尖元音之前，是否也產生了[j]的語音成分？如果有，那麼這個語音成分在實際上和傳統概念上是屬於聲母還是介音、還是兼屬兩者？（例如：「滋」和「總」）

(3) ㄔ、ㄕ、ㄖ、ㄛ是舌尖後音，其聲母上黏附有[ɲ]的成分，而後接的舌尖後元音，也有[j]的語音成分，既然音節是一段連續的音流，那麼這個語音成分在實際上和傳統概念上是屬於聲母還是介音、還是兼屬兩者？當他後接非舌尖元音時，其聲母上黏附的[ɲ]，是否也隨者語音成分連續的音流，在非舌尖元音之前，是否也產生了[j]的語音成分？如果有，那麼這個語音成分在實際上和傳統概念上是屬於聲母還是介音、還是兼屬兩者？（例如：「知」和「展」）

在不容易判斷是聲母還是介音的歸屬之狀況下，稱為「介音成分」比較好。

以漢語南方方言的閩南語和客家語為例：閩南語的「機ki¹[kʰi¹]」、「欺khi¹[kʰi¹]」、「義gi¹[gi¹]」、「硬（海口腔）ŋi¹[ŋi¹]」、「希hi¹[hʰi¹]」等音。一般的標音法，聲母採用k, kh, g, ng(ŋ), h，而事實上都是顎化的k, kh, g, ng(ŋ), h，即[kʰ, kʰʰ, gʰ, ŋʰ, hʰ]，

ŋ¹,h¹]。當這些聲母後接 i 時，由於音節是一段連續的音流，i 之前會產生[ɿ]的連接性語音成分，那麼這個語音成分在實際上和概念上是屬於聲母還是介音、還是兼屬兩者？客家語顎化聲母的發音情形和閩南語類似，臺羅音標裡，閩南語不為顎化聲母另立符號，而客家語卻一定要設計出顎化聲母的符號。這是在歷史情感上（畚話和客家話都具有同源的顎化聲母），獲得解答，也要從客家語基層音系無介音⁵¹的歷史事實來思考，不完全是閩客顎化聲母性質有異之故。不過，不論官話或南方的閩客等漢語方言，某些聲母和它後接元音或介音間，往往存在某種語音成份，關涉到前頭的聲母，也同時關涉到後面的韻母，這個事實，我們聲韻學者可能很少加以關注。

簡單的說，如果用一點心，當我們聽中國北方人說話，例如：聲韻的「聲」，有時是[səŋ⁵⁵]，有時是[sʰəŋ⁵⁵]。多數人不能分辨，無法聽出是甚麼差異，卻知道：其實後者比較屬於中國北方腔調，可是都記音為[səŋ⁵⁵]、為「ㄅㄥ」，掩蓋了事實。為什麼這樣？因為，語文教學中語音概念裡沒有這種介音概念。

進一步說，如果我們把[sʰəŋ⁵⁵]的[ɿ]歸屬於韻母，那是一種介音；如果把[sʰəŋ⁵⁵]的[ɿ]歸屬於聲母，我們會說那是聲母的延續成分，我們建議稱為「聲綴」（從其附屬地位而言），稱為「聲母後綴」（從其附屬地位在聲幹之後而言）、稱為「聲尾」（從其附屬成分的時間性而言）。這個「聲尾」，在顎化聲母和唇化聲母（即「圓唇化」聲母）的後面也一樣容易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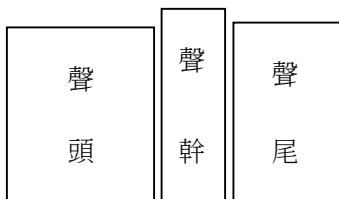
我們把「聲幹」的「唇化」、「顎化」和「聲幹」後的綴附輔音性成分合稱為「聲尾」，自然也可以把「聲幹」前面綴附語音成分稱為「聲頭」。也把「聲尾」和「聲頭」、甚至「聲幹」前後綴附的其他成分，合稱為「聲綴」。漢語的兄弟語言裡，頗有具「聲尾」和「聲頭」的語言，其中對本文的主題具有重要性的是「聲尾」。

所謂「複輔音」是音節內具有連續兩個以上的輔音，也就是聲母具有輔音群。複輔音聲母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結構，是韻母前的一個系統，單輔音聲母和複輔音聲

⁵¹ 參看董忠司（2007）《客家語的介音問題——客家語基層無介音說》和（2014）《客家話介音的性質——兼論漢語介音的理解與分辨》。

母構成的聲母系統，和韻母系統、聲調系統同為音節系統的子系統。複輔音聲母構成的聲母系統，有各種面貌，而根本上是由「聲幹」為主體，在其前後附綴延續性的「聲頭」和「聲尾」。孫宏開（2007）以為：「漢藏語、南亞語和部分苗瑤、壯侗的複輔音聲母，都有一個基本輔音，基本輔音前面的是前置輔音，基本輔音後面的是後置輔音。」「前置輔音」、「後置輔音」是就語音上的元音、輔音兩分的語音性質來指稱，還不是音節結構裡的術語。順應前文，從音節結構的與「韻母」相對的「聲母」這個術語來說，我們可以把做為聲母裡的複輔音語音成分中，基本的輔音稱為「聲幹」、把前置輔音稱為「聲頭」、把後置輔音稱為「聲尾」，這樣的術語方便在音節結構的論述中，精準的指稱。「聲幹」和「聲頭」、「聲尾」的結構，概如：

<21>複輔音聲母結構簡圖



複輔音這種結構，類同於韻母以韻腹為主體，在前後附綴韻頭和韻末、韻尾的情形，不同的是，韻母結構中的「韻腹」往往是最長、最響的，而複輔音結構中的「聲幹」，不一定是時段最長的部分，「聲幹」往往是最強而不是最長、最響的。本文注意力集中在聲尾部分的觀察。

附有聲頭聲尾的複輔音聲母，在亞洲南北都有發現，但是語音形式和本質，互有差異。漢藏語系和南亞語系的複輔音主要是出現在音節首，音節尾一般都是單輔音。阿爾泰語系和南島語系都是多音節的語言，出現在詞首的輔音，一般也能出現在詞尾。阿爾泰語一般出現在詞首的是單輔音，複輔音只能出現在詞尾。（除了部分蒙古語方言）

中國有114種語言（不計臺灣的語言，2007《中國的語言》收臺灣的南島語系15種），大部分是漢藏語系，有76種，包含漢語族一種、苗瑤語族七種、壯侗語族二十二種、藏緬語族四十六種。以下嘗試從苗瑤語、壯侗語、藏緬語族來分別觀察

與思考⁵²。

3.6.2來自苗瑤語的思考

例如苗瑤語族諸語言⁵³，除了單輔音⁵⁴之外，具有「聲頭＋聲幹」、「聲幹＋聲尾」、「聲頭＋聲幹＋聲尾」等複輔音，例如：

<22>苗瑤語族諸語聲頭聲尾舉例

勉語（大坪江）⁵⁵：dⁱou³¹（柱）⁵⁶、p^wo²³¹（手）

畚語（惠東多祝）⁵⁷：pⁱa⁴²（魚）、k^we³³⁵（飯）

苗語<先進>⁵⁸：mpa⁵³（豬）、nⁱa³¹ mpa⁵³（豬肉）

苗語<東部> pⁱa²²（滑脫）：<西部> plua¹³（滑脫）

如果略為綜觀幾個重要的苗瑤語的相關聲母表現，作表如下：

<23>苗瑤語族諸語言聲尾和介音相關性對照概觀表

語言(附聲母數)	唇化聲母	顎化聲母	複輔音聲母	附介音韻母
勉語(大坪江)79	32	18	0	0
畚語(樟背)33	3	13	0	0(iu,ui非附介韻母)
巴那語53	3	26	0	0(-yan,yn用於現代漢語借詞)
苗語(先進)	1	8	6	0(現代漢語借詞有i,u介音)
布努語弄京66	6	17	0	0(-ian用於現代漢語借詞)
巴哼語37	3	11	0	0(-iau用於現代漢語借詞)
炯奈語81	20	24	7(kl,pl)	0

⁵² 本文有關苗瑤、壯侗、藏緬語族的論述，節引自拙作《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聲母與介音成分》，未發表。

⁵³ 本小節所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資料，參見孫宏開、胡增益、黃行主編（2007）的《中國的語言》、（1987）《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相關的少數民族語言《簡志》，以下皆同，不一一注出。

⁵⁴ 本論文暫時從俗，把單輔音的送氣聲母和塞擦聲母都歸類為「單輔音」，但是，論理，這兩類聲母都由不同的音段組成，應該也是複合的聲母。

⁵⁵ 毛宗武2007：1566-67。

⁵⁶ 凡「聲尾」之送氣、唇化、顎化（含前顎化、央顎化、後顎化）音標符號等，來源資料因印刷困難都用全形符號，今為了便於閱讀與思索，都改回上標符號，以便與元音和半元音的符號分別。以下皆同。

⁵⁷ 陳其光2007：1586-87。

⁵⁸ 王輔世、應琳2007：1487-90。

苗瑤語的附綴聲母，證實了音節中的聲母結構，可以有「聲頭」、「聲幹」、「聲尾」等成分，而以「聲幹」為主要成分。同時，苗瑤語附綴聲母的出現多寡，大致為「後綴型>前綴型>前後綴型」，後綴（聲尾）最為重要。聲尾除了經常出現的唇化（數量比較少）和顎化（-^w-、-^ɹ-），大多為邊、顫音或濁聲母，像l、z、ʒ、r等，以l為最多見。

從<23>苗瑤語族諸語言聲母概觀表中，我們至少看到現代的瑤語已經沒有同時具有聲頭或聲尾的複輔音聲母了，而苗語還有兩個語言具有少量的複輔音聲母。其中巴那語tɬⁱ-、tɬ^h-聲母的tɬⁱ-，依中國學者的看法，算是「單輔音」的塞擦音聲母，不算有聲尾的聲母。而dɬⁱ-，和tɬⁱ-、tɬ^h-搭配成組，其-l-應該是ɬ的變體，因此暫時不歸屬於「聲尾」。有「聲尾」的是苗語和炯奈語，具有pl-、tl-、kl-。除了苗語和炯奈語，凡是沒有附聲尾聲母的語言，都有豐富的唇化、顎化聲母；同時，我們也看到：韻母結構上，如果排除來自現代漢語的借詞，那麼所有的苗瑤語言都沒有附介音的韻母。這個現象表示唇化、顎化聲母和附介音韻母是「互補性」的存在。也就是說聲尾和介音的關係非常重大，是除了漢語方言以外，「聲韻相挾而變說」、「聲韻互相變轉說」的重要證據。

3.6.3 來自壯侗語的思考

例如壯侗語族⁵⁹諸語言，壯語⁶⁰、布依語⁶¹、侗語、水語、毛南語等語言⁶²除了喉塞類聲母這個特色以外，大多具有唇化聲母（圓唇化聲母）和顎化聲母。例如：

<24>壯侗語族諸語聲頭聲尾舉例

壯語<武鳴>：p^ja²⁴（魚）、k^wa³⁵（過）

壯語<來賓>：p^ʷa:i⁵⁵（走）、<龍州>p^ja:i⁵⁵（走）

布依語<望謨>：s^{jw}am11（戴）、z^wuə11（船）、l^wa¹¹（垮）

⁵⁹ 壯侗語族又稱為侗台語族。

⁶⁰ 壯語的語音和方言，參見（1999）《壯語方言研究》和倪大白（1990）、韋星朗（2015）。

⁶¹ 布依語的語音和方言，參見（1959）《布依語研究報告》和武文義（2000）、占升平（2012）。

⁶² 侗台語族所包含的語言至少22種，本文雖都綜研，但是為論述不至於太繁複，指就重要語言論述，接受外來語言接觸影響過深的，暫略。

侗語：m'a¹¹（手）、l'a³²³（媳婦）

壯侗語的唇化聲母和顎化聲母，以水語和毛南語為最豐富。這些具有唇化聲母和顎化聲母的語言，幾乎同步的，都缺乏有韻頭（介音）的韻母。而那些侗台語族受到漢語影響，失去或減少唇化聲母和顎化聲母的語言，卻大多都增生了附韻頭（介音）韻母。請看<25>：

<25>壯侗語重要方言的聲尾和介音相關性對照簡表

語言(附聲母數)	唇化聲母	顎化聲母	複輔音聲母	附介音韻母
壯語23	2	4	(2)某些方言具有	無
布依語28	6	7	0	無
傣語16	0	2	0	有
侗語32	5	12	0	無
水語71	10	24	0	無
仡佬語67	18	11 /ɣ9後顎化	5	無
毛南語72	20	25	0	無
莫話40	16	13	0	無
佯僂話(卡蒲)67	21	17	1(pr)	無
拉珈話36	6	6	4	無
黎話32	6	3	0	無
布央話58	17	12	0	有(用於漢語借詞)

從<25>壯侗語重要方言的聲母統計比較表中，我們至少看到壯侗語除非受到外來語言（主要是漢語）深刻影響（例如傣語），壯侗語都沒有附介音的韻母。然後會進一步發現，壯侗語出現數量不少的唇化和顎化聲母，凡是具有唇化和顎化聲母的語言，都不具有附介音的韻母；凡是不具有附介音的韻母的語言，都具有唇化和顎化聲母，和苗瑤語一樣，這個現象表示唇化、顎化聲母和附介音韻母是「互補性」的存在。這當然也是「聲韻相挾而變說」、「聲韻互相變轉說」的重要證據。

3.6.4 來自藏緬語的思考

藏緬語的聲母，從單輔音到五個輔音群的都有，讓我們先來摘要看一看藏緬語若干語言的聲母：

<26>藏緬語族諸語聲頭聲尾舉例

藏語<拉薩>：ts^ha⁵²（碎）、zɕia¹³（羊）、tɕɿa⁵⁵（頭髮「鬚」）⁶³

<藏文>：ɦdzafi（虹）、dgu（九）

門巴<錯那>：pra⁵³（猴）、k^hɛʔ⁵³（尾巴）

基諾語<景洪>：m'a⁵⁵（單獨）、k'a⁵⁵（槍）

羌語<桃坪>：b^zɿ³³（大）、p^zɛ⁵⁵（樹）

普米語<箐花>：p^zi⁵⁵ɣu⁵⁵（屬猴）、b^zi⁵⁵（腐爛）

漢藏語、南亞語和部分苗瑤、壯侗的複輔音聲母，有二合輔音群、三合輔音群、四合輔音群、五合輔音群等。具有複雜複輔音聲母的語言，像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的嘉戎語，具有單輔音聲母32個，複輔音聲母201個（二合176個、三合25個）（瞿霽堂2007，孫宏開2016）。而最複雜複輔音聲母的語言是羌語支的拉塢戎（lavruŋ或lovro）語，有單輔音44個、複輔音393個（二合232個、三合141個、四合17個、五合1個），共有聲母437個。例如：

<27>

tsrɛ⁵³（窄）、ɤvrɔdzɿə⁵⁵（孵出）（黃布凡2007，孫宏開2016）

藏緬語言內的語種，至今已經發現近50個，以下我們從中略舉若干來思索：

<28>藏緬語諸語言聲尾和介音相關性對照簡表

語言別(附聲母數)	唇化聲母	顎化聲母	附聲尾聲母	附介音韻母 (介音韻母/所有韻母)
藏語<拉薩>28	0	0(有tɕ組)	0(少數方言有Cr,Cj,Cw)	1(-uo) ⁶⁴
門巴<錯那>47	0	0(有tɕ組)	10(Cl,Cr)	0
白馬語<羅通壩>47	0	0(有tɕ組)	0	23/37
倉洛<墨脫>37	0	0(有tɕ組)	4(Cr,C=P)	0
彝語<喜德>43	0	0(有tɕ組)	0	0
傈僳語29	0	0(只有ŋ-)	0	4/19
拉祜語<勐朗壩>35	0	0(有tɕ組)	0	4/19
基諾語<景洪>46	0	8(另有tɕ組)	6(Cɿ)	0/16

⁶³ 昔日聽藏語〈拉薩〉塞音、塞擦音、擦音略有聲尾，逢低調更明顯，有濁音的色彩（參考瞿霽堂2007）。

⁶⁴ iu,ui不歸為附介音韻母。下同。

納西語<麗江坝>39	0	0(有tc組)	0	11/22
畢蘇語31	0	8(tc=tsj)	0	0/58
柔若語23	0	0(有tc組)	0	37/80
土家語 ⁶⁵ <靛房>21	0	0(有tc組)	0	11/25(-i-×4, -u-×5, <u>-i-×2</u>)
白語<劍川>21	0	0(有tc組)	0	14/30(-i-×8, -u-×6) ⁶⁶
景頗語<盈江>27	0	7(-j-×7)	4(Cr-×4)	0
獨龍語<貢山> ⁶⁷ 43	8	5	11	0(不計新近借詞的韻母)
仙島語40	0	0(有c組)	12(Cz捲舌化)	0(-i-×1借詞)
拉塢戎語<觀音橋>437	0	0(有tc組)	107=27+77 (Cr, Cl, Cj, Cw)	0

從<28>，在17種語言中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藏緬語A類）為具有唇化、顎化或附聲尾聲母，一類（藏緬語B類）為不具有唇化、顎化或附聲尾聲母。A類語言有門巴語等七種，B類語言有白馬語等八種。凡是A類都沒有附介音韻母，B類都有附介音韻母。也就是說，凡是具有唇化、顎化或附聲尾聲母的語言都沒有附介音韻母，凡是不具有唇化、顎化或附聲尾聲母的語言都有附介音韻母。這兩種呈現一種互補關係。A類和B類兩類型語言之外，像拉薩語近期才演化成B類，而該語言的次方言，有的還具有唇化、顎化或附聲尾聲母。而像倉洛語，只剩下唇音聲母後的r類複輔音聲母，卻還沒具有附介音韻母。至於像羌語、阿昌語、普米語、嘉戎語等，雖然具有帶聲尾、聲頭的複輔音聲母，卻已經發展出附介音韻母，這些都是「聲尾」轉變為「韻頭（介音）」的演化過程，由於各語音項目的演化速度有遲速不同所致，這是情理中事。

3.6.5 「介音成分變化」說（即「聲尾」轉變為「韻頭（介音）」說）

漢藏語、南亞語和部分苗瑤、壯侗的複輔音聲母的聲尾，一般是附隨性的濁擦音-l-、-v-、-z-、-z-、-z-、-ʒ-、-ɣ-、-r-，和半輔音-w-、-j-、-i-、-u-、-ɻ-……，

⁶⁵ 參見田德生（2007）、田德生、何天貞（1986）《土家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⁶⁶ 依我個人的聽辨，白語大理和劍川等地的寫做-i-、-u-的介音，實際上大多是顎化和唇化，只是有的人稍為延續，接近半元音，最近的中、青年，受到漢語的影響更是深刻，音值還在變動當中。

⁶⁷ 此處參考（1987）《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聲母有42）和孫宏開（2007）。孫宏開（2007）作51聲母，其中有8個是新近出現的，此取43聲母。

（標寫法為上標式音標，即： $\text{w}_\text{̣}$ 、 $\text{j}_\text{̣}$ 、 $\text{i}_\text{̣}$ 、 $\text{u}_\text{̣}$ 、 $\text{l}_\text{̣}$ 、 $\text{ɜ}_\text{̣}$ 、 $\text{ɹ}_\text{̣}$ 、 $\text{ʒ}_\text{̣}$ 、 $\text{ɣ}_\text{̣}$ 、 $\text{ʒ}_\text{̣}$ 、 $\text{ɹ}_\text{̣}$ 、……）。這些聲尾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聯綴性聲尾，一是變化性聲尾，這兩種聲尾因為都是「濁」「擦」性的語音成分，因此都能再聯接後面的元音。

<29>

聯綴性聲尾：聯接在聲幹後面的語音成分。例如： $\text{-l}_\text{̣}$ 、 $\text{-v}_\text{̣}$ 、 $\text{-ɹ}_\text{̣}$ 、 $\text{-ʒ}_\text{̣}$ 、 $\text{-r}_\text{̣}$ 等。

變化性聲尾：能改變聲幹音讀的語音成分。例如： $\text{w}_\text{̣}$ 、 $\text{j}_\text{̣}$ 、 $\text{i}_\text{̣}$ 、 $\text{u}_\text{̣}$ 、 $\text{l}_\text{̣}$ 等。

所謂「聯綴性」和「變化性」是就其傾向而言，其實有些「聯綴性聲尾」也兼具部分變化性，像 $\text{ɹ}_\text{̣}$ 有時候會使聲母帶捲舌性， $\text{-ʒ}_\text{̣}$ 、 $\text{-ɹ}_\text{̣}$ 、 $\text{-ɜ}_\text{̣}$ 有時候會使聲母分別帶舌面性、舌尖性和齒齦性，而 $\text{-ɣ}_\text{̣}$ 有時候會使聲母帶舌面後性。至於「變化性聲尾」必然以「疊加」的方式，「黏附」在聲幹上面，同時其發音，有時候多少帶著「延續性」，超出聲幹的「管轄」。也就是說，這種變化性語音成分在發音遲緩的狀況下，在時程上也有能延長的，延長之後可能再進一步轉變為半元音、或再延長為元音、或融入性質相近的元音中。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把「聲尾」代以「 C^m 」（ m 上標），把「聯綴性聲尾」代以「 C^{m1} 」（ m1 上標），把「變化性聲尾」代以「 C^{m2} 」（ m 上標），下文有時就用符號代替文字。

以今天來看，漢藏語言的複輔音聲母⁶⁸在各種語言中，都有「複輔音聲母簡化」和「單輔音化」的演變趨勢。例如聲頭會有丟失、融合、分化、易位、取代……等變化，聲尾會轉變為唇化、齒化、齦化、顎化、央化、喉化，再轉變為半元音（介音）、元音等等語音形式。複輔音聲母的演變，是一個複雜系統的非單純行為，需要語言學者運用新概念來進行研究。將來，我們也應該帶者更寬廣的語音概念（在此處指的是聲母和介音概念），來從事聲韻學的研究。

從上文苗瑤語、壯侗語和藏緬語，我們都看到「唇化、顎化聲母、附聲尾聲母」和附介音韻母是「互補性」存在，也就可以推論出：具有「聲尾」的語言，會轉變為韻頭（介音），接續到韻基前面。有的語言具有「聲尾」，卻又在音值上有

⁶⁸ 本文未把塞擦音聲母、和帶氣流的送氣聲母視為複輔音聲母。

所變動，逐漸轉成半元音與元音。例如：布央語具有pj-、phj、bj、mj，而又具有ia⁶⁹等附韻頭韻母。李錦芳（2007）說：「（布央語）顎化聲母不太多，顎化色彩也不太明顯，也可以描寫成介音-i-，如pj-/pi-。」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如果進一步推論，我們可以說從「聲尾、介音」的觀點而言，漢藏語言的語音演變趨勢，可能第一步是「複輔音聲母簡化」（例如：CCCC->CCC->CCC^m->CC^m-等），第二步是「單輔音化」（例如：CC^m->CC/C^m->C等）。而所謂聲母的「單輔音化」，其實就是「聲尾轉變為介音」、或是脫落、或是融合、或是分化的過程（例如：C^{m1}->{C^{m1}-,C^{m2}}>C^{m2}->C-等）。而本文論述重點的這個「聲尾轉變為介音」的演變，還可以細緻的說成：由「聯綴性聲尾」轉變「變化性聲尾」，再進一步轉變為半元音，或再進一步變為元音。

這個「聲尾轉變為介音」的演變，有的少數語言甚至形成聲母的「聲尾」與附介音的並存，也就是在轉變過程，保留原語音形式，來和增生附韻頭（介音）韻母的語音形式分立，分擔不同的語義。例如廣東懷集縣西南南35公里詩洞鎮的標語（過去自稱漢族）的：「n¹a:p³⁵（憎恨）」和「n¹ia:p³⁵（一小撮）」。⁷⁰當然還有其他的變化。因此，「聲尾」轉變為韻頭（介音）的過程，我們可以表示為：

<30>「聲尾」轉變為韻頭（介音）的過程⁷⁰

(時序)	T1	T2	T3	T4	T5
(演變A式)	C ^m -	> {C ^m -, C ^m M-}	> {C ^m M-, C ^m V-}	> CM-	> CV-
(演變B式)	C ^m -	> {C ^m -, C ^m M-}	> {C ^m -, C ^m M-, C ^m V-}	> {C ^m -}, {CM-}	> C, Cj
(演變C式)	C ^{m1} -	> C ^{m2} -	> C ^a -(__條件一)	> C ₁ -	
			> C ^b -(__條件二)	> C ₂ -	
			> C ^c -(__條件三)	> C ₃ -	
			> {C ^b -, C ^d -}(__條件四)	> C ₄ -, Cj-	

⁶⁹ 布央語的ian韻，來自漢語借詞，例如lian33（線），因此不算是布央語的基本音系。

⁷⁰ 「聲尾和介音」（介音成分）也會有（圓）唇化與否的情況，唇化或稱為「合口」，是舌齒喉部的「介音成分」外加雙唇聚合的發音方式，本文為省篇幅，省略這一部分的專門舉例和討論，可以依理推論。

($^{-m}$ = $^{-w}$ 、 $^{-j}$ 、 $^{-i}$ 、 $^{-u}$ 、 $^{-l}$ 、 $^{-3}$ 、 $^{-z}$ 、 $^{-y}$ 、……)

(C^m 表示「聲尾」， M 表示「介音」， $C^mM \div CM$ ， $C^mV \div CV$)

(C^a 、 C^b 、 C^c 、 C^d 表示不同的聲尾， C_1 、 C_2 、 C_3 、 C_4 表示不同的聲母)

以顎化聲母(C^j 、 C^i)的演化為例，則可以表示為：

<30-1> 「聲尾 j 」轉變為韻頭(介音)的過程

(時序)	T1	T2	T3	T4	T5
(演變A式)	C^j	$> \{C^j, C^j_j\}$	$> \{C^j_j, C^j_i\}$	$> C^j$	$> C^i$
(演變B式)	C^j	$> \{C^j, C^j_j\}$	$> \{C^j, C^j_j, C^j_i\}$	$> \{C^j_j\}, \{C^j_j$	$> C, C^j$

(時序)	T1	T2	T3	T4	T5
(演變C式) ⁷¹	C^{m1}	$> C^i$	$> C^3$ ($\underline{\hspace{1cm}}$ 三等韻齒音二等字、來紐)	$> t_j$ 組/ l	$> t_{\text{ʃ}}$ 組/ ts 組/ l
			$> C^i$ ($\underline{\hspace{1cm}}$ 三等韻舌齒三等字、來日紐)	$> t_{\text{ʃ}}$ 組/ t 組/ l/nz	$> t_{\text{ʃ}}$ 組/ l/z
			$> C^j$ ($\underline{\hspace{1cm}}$ 三等韻齒四等字，喻四)	$> ts$ 組/ j	$> t_{\text{ʃ}}$ 組/ j
			$> \{C^u, C^i, j\}$ ($\underline{\hspace{1cm}}$ 重紐喉牙唇三·四等字，喻三)	$> p$ 組/ pf 組/ k 組/ $ʔ/h/f/j$	

(C^j 表示「聲尾 j 」， j 表示「介音」， $C^j_j \div C^j$ ， $C^j_i \div C^i$)
 (C^3 、 C^j 、 C^i 、 C^u 分別表示齒齦、舌面前、央、後的聲尾，同屬於一個音位)

「聲尾」的轉變為韻頭(介音)的情狀當然不只一端，此處暫以此示意，暫不詳述。

演變A式和演變B式，從第一時段到第二、三時段，是音值的變化和游離。其中，有些語言的第三階段可以跳過，直接到第四階段。演變A式到了第四階段，走入「定於一」，而第五階段，是音值性的從半元音走向元音(或走向零介音)。至於演變B式，從第三時段到第四時段，從游離走到了分工，這個情形比較少，但畢竟有。演變C式是比較複雜或比較細緻描述的演變式，在演變過程還可能轉向而走演變A或B式。演變C式的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是從由「聯綴性聲尾」轉變為「變化性聲尾」，轉變成「變化性聲尾」之後，不同發音部位的聲幹配置著與之部位相近或相適合的聲尾，但也有同一聲幹配置兩種部位的聲尾的。這樣的「互補關係」

⁷¹ 參見拙撰董忠司(2015)《從若干悉曇資料再論唐代前期中古漢語三等韻「介音」的性質——由漢語介音的性質和類型說起》，第十四屆國際暨第三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市：東吳大學。

再進一步演變，有的轉變為半元音、有的產生聲幹和聲尾的「融合」，而轉變為單輔音，這些單輔音或者會再往前演化為別的聲母。「聲尾」轉變為韻頭（介音）的情況當然不只這三式，我們若能追究漢藏語族諸語言的語音演變，一定能發現更多演變式。目前這三種演變式，是目前所見、還在腦中的案例之概化。演變C式是漢語中古音（以顏師古所作音切為語料）的三等韻「介音成分」演變模式，可以用來說明「聲尾轉變為韻頭（介音）說」（即介音成分變化說）在漢語音韻史上的重要作用。詳細情形請看董忠司（2015）。

3.6.6 古今相關語言音節結構模式和「介音成分」概念的建立

在本節的末了，綜合漢藏語族的聲母表現，我們可以說：

<31>漢藏語族的聲母結構比較

漢語：聲幹為主的語言

苗瑤語：聲幹為主、聲幹前後有聲頭、聲尾的語言。

壯侗語：聲幹為主、聲幹前後有聲頭、聲尾，而聲尾比較發達的語言。

藏緬語：聲幹為主、聲幹前後有聲頭、聲尾，而聲尾形式相對豐富發達、聲頭疊加不只一個（多至四個輔音群）的語言。

亦即：

<32>漢藏語族的聲母與附介音韻母比較表

語種	聲頭	聲幹	聲尾	附介音韻母
漢語	—	+	(+)或具有非音位性的聲尾	+
苗瑤語	+(大多是鼻音,少數是喉塞音)	+	+(豐富)	—
壯侗語	+(只有喉塞音)	+	+(豐富)	—
藏緬語	+(可以疊加至四個輔音)	+	+(豐富,形式多樣)	+(有無各半)

從<32>表，我們看到漢語、苗瑤語、壯侗語、藏緬語都具有聲幹。我們看到苗瑤語、壯侗語、藏緬語都具有聲頭，而其中藏緬語中有若干語言最為繁複。我們也看到沒有聲尾的漢語，具有附介音韻母；而苗瑤語、壯侗語具有聲尾（有的語言在與漢語接觸下，已經沒有聲尾了），卻不具有附介音韻母；藏緬語具有豐富的聲尾，卻也開始具有附介音韻母了。從中，我們除了可以推論出，漢藏語的聲母演化，是從「聲頭+聲幹+聲尾」，走向「聲幹+聲尾」，再走向「聲幹」，而應該和「介

音成分」大有關係，這個我們已經論述於上文。此外，本文還可以有幾個看法想再略加強調。

(一) 改變古今漢語聲母概念為：具有「(聲頭) + 聲幹 + (聲尾)」

聲韻學裡所謂「聲母」這一個概念，通常的理解是「一個音」——單輔音。但是，漢語兄弟語言和古代漢語只用一個「單輔音聲母」，無法包容。為了不固步自封，應該改變為「聲母」=「(聲頭) + 聲幹 + (聲尾)」概念，聲頭還可能有一個以上。表示為：

<33-1>

$I=(C)(C)(C)C(C)$

或進一步表示為：

<33-2>

$I=(C^f)(C^f)(C^f)C(C^m)$

(I表示聲母， C^f 表示聲頭， C^m 表示聲尾，括號表示可以沒有)

因此，上述「漢語音節結構通用模式」基本上是現代漢語諸方言的音節結構模式，可以進一步加上時代概念，而提出「古今漢語音節結構通用模式」，也可以加上不同時代的漢語研究，提出「某時期漢語音節結構通用模式」，例如「中古漢語音節結構模式」、例如「上古漢語音節結構模式」。而漢語語音史中應該提出各時期(時代)的「漢語音節結構模式」，聲韻學發展史應該提出各時代的「漢語音節結構模式」的研究史。例如：

<34>中古漢語音節結構模式

		聲 調			
(聲母)		(韻 母)			
聲 幹	聲 尾	(韻介)	(韻基)		
		(韻介)	(韻核)	(韻足)	
		韻頭	韻腹	韻末	韻尾

<35>上古漢語音節結構模式

			聲 調			
聲母			(韻 母)			
聲 頭	聲 幹	聲 尾	(韻介)	(韻基)		
			(韻介)	(韻核)	(韻足)	
			(零)/韻頭	韻腹	韻末	韻尾

上古漢語是一個由複輔音聲母往單輔音演化的語言，也就是由聲頭消退、聯綴性聲尾轉向變化性聲尾的語言，而上古漢語音節結構模式中的「介音成分」和現代漢語（以北京話為例）本質不同，上古前期可能是只有聲尾、沒有韻頭，上古後期可能是「只有聲尾（連綴性）、沒有韻頭」和「既有聲尾（變化性）、又有韻頭」兩者並存。而到了中古初期的漢語「介音成分」則演化為剩下「既有聲尾（變化性）、又有韻頭」的語言。

論述各時代的語音及其衍變，除了音節結構模式的陳列以外，還應該指出各音節成分的內容及其意義和互相牽制的時空演變關係。例如漢語中古音的音節成分可以詳細表述為：

聲母：漢語發展到中古，已經走過複輔音聲母的階段，由「聯綴性聲尾」逐漸轉變為「變化性聲尾」。至少到了初唐，中古漢語已經不具有聲頭，在聲幹後面，具有聲尾，聲尾有 C^3 -、 C^l -、 C^i -、 C^m 。有24音位、36字母、40聲類，聲母有依等第分出「次類」的趨勢。

韻頭（介音成分）：漢語中古音的介音成分，是由聲尾演變後的「延續性」語音成分轉變而來，是M4型（短介音，見下表），因此既屬於聲母，又可屬於韻頭（因此所謂字母，既與聲有關、又與韻的等第有關）。分等第、又分開合，一二四等韻沒有韻頭（介音成分，下同），三等韻有多種韻頭。韻頭開合有「音位性」，韻頭（介音成分） C^m -、 C^i -在重紐時有「音位性」。 C^l -、 C^i -在零聲母時有「音位性」（有辨義作用）。

關於漢語中古音的音節成分的描述，當然不止如此，可以再詳細表述，但是本文只集中在和介音成分有關的聲母和韻頭的概略，其餘恕不涉及。

（二）「聲尾、韻頭（介音）」的變化是語音史分期的重要條件

上文既然提到漢語中古音、漢語上古音的音節結構模式，和現代共通語、方言不同，而「聲尾、韻頭（介音）」（亦即「介音成分」）的變化會導致聲母系統和韻母系統的改變，因此，論述漢語（含共同語與方言）的語音史分期，也絕對應該考明各時代「聲尾、韻頭（介音）」（「介音成分」）的變化和音節結構模式的改變，指出其改變在語音發展史的意義，而不僅陳列聲韻調的分合而已。例如不包含合口介音成分的演變為：

<36>

(時間軸)	200D.C.	300	600	1250	1900
(朝代軸)	漢以前	南北朝	唐	宋	元明清
(分期)	上古音	> 上中古音	> 中古音	> 近代音	> 現代音
(音變)	聯綴性聲尾m1	> m1,m2	> 變化性聲尾m2	> 介音(半元音)	>
(音例)	-l-	> -l-, ⁱ -	> - ⁱ -, -j-	> -φ-(ɿ,ʊ), -j-	> -j-

漢語上古有聲幹還有聲頭，有聲尾；漢語中古沒有聲頭，聲幹後有聲尾；由上古到中古，是漸變的，從中古到近代又從而有各種變化。這個以「介音成分」為關鍵的聲韻互相牽連變化，就時代的特徵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不過，〈36〉這個演變是就漢語共通語來說的，漢語各方言的演變，應該在大趨勢之下各有差異，此應另有論述。

(三) 關於「介音成分」概念的建立

這一小目只有寥寥數語。拙著(2014、2016)曾經提到「介音成分」，那是基於語音事實和論述的需要而提出的，從本文多處論及「聲尾轉變為半元音」來說，聲幹和韻腹之間的聲尾和介音既然「坐臥行止」都在一起，互動互變，因此為了概念和運作的方便，也由於「聲尾+韻頭(介音)」是介於「聲幹」和「韻基」的中間，因此建議合稱為「介音成分」。「介音成分」這個詞在前文已經提及，此處經過語音事實，加上藏緬、壯侗、苗瑤等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參照和「介音成分變化說」的探討，我們可以確定的說，「介音成分」這個概念和術語，加上「介音成分變化說」應該使用於語音史和聲韻學研究之中。簡單的說就是：應該建立「介音成分」觀和「介音成分變化說」。

(四) 關於辨別介音成分長短的建議

這一點也只有寥寥數語。從「聲尾轉變為半元音說」，我們就可以確知：其間關涉到演變前後的「介音成分」時程長短問題。然而，時程的切割，可以是從一到無限，而實際操作，不宜分割太細。因此，採用簡易的辦法，從「介音成分」的時程長短，把它分為四個類型如下：

<37>

類型名稱	類型代號	發音描述	語例	描寫符號
長介音	M1	介音的時程大致等於或長於韻腹者。	閩南語的「話」[ue ³³] 、「憂」[iu ⁵⁵]	以一般元音符號描述。
一般介音	M2	如北京話的介音時程，或介音的時程大致為韻腹一半者。	北京話的「家」[teja ⁵⁵] 、「花」[hwa ⁵⁵]	以半元音符號描述。
短介音	M4	為聲母附綴成分(或唇、顎化聲母)其發音後之略為延續者，或介音的時程大致短於韻腹的1/4者。	廣州話(老派)的「瓜」 [k ^w a ⁵⁵]、「關」[k ^w an ⁵⁵] (肥東的「家」[te ⁱ a ²¹])	以右上標的半元音符號描述。
無介音	M0	無附綴的聲母或附綴(例如唇、顎化)聲母其發音後不延續者，或介音的時程等於或逼近0者。	北京話的「搭」[ta ⁵⁵] 、白語(老派)的「接」 [tea ⁵⁵]、壯語的「過」 音[k ^a] ⁵ 。	以一般輔音符號描述，其唇化、顎化符號依一般習慣 ⁷² 。

此表引自董忠司（2016），那篇文章雖是發表在2014年的第十一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今略有文字修改），但是，論述的是全漢語的介音成分，請參閱該論文。不同性質的介音，是漢語各方言的共同現象，只侷守一方的語音概念，往往無法看清漢語的真實全貌，因此我們應該分析不同漢語方言的各種語音事實，包含介音成分，才能進行漢語的研究，漢語介音成分四類型說只是提出起碼的分析概念，讓我們在進行現代漢語方言語音聽辨、分析關係語言的文獻、從事古代漢語聲韻研究、參較非漢語語言資料、建立語言結構和變化規律與理論的時候，能夠更親近事實、貼近真象。其中最重要的是，進行方言實際調查和記音工作者，務必具備這介音成分四類型的基本概念和聽辨紀錄能力，並且進行比較細緻的語音描述，否則便無法提供重要的語音訊息來進行正確的語言研究了。

⁷² 本文分別ts^j和tsj、k^j和kj，k^j和ts^j屬於M4型介音成分，kj和tsj屬於M2型介音成分。而且，通常我們運用k^w或t^w等的時候，不分其表示為M4或M0，但是必要時，本文建議分別ts^j和te、k^w和k^v（或寫為k_w，在輔音符號上下附加小號的w），ts^j和k^w屬於M4型，te和k^v屬於M0型。以此類推。

四、期待聲韻研究的未來 ——「改變心，就改變世界。」

個人或群體面對世間萬事萬物、接受世間的萬事萬物，總要伴隨著衍生某種詮釋或接受某種詮釋，積累所至，逐漸形成人生的詮釋系統。循至於各種詮釋，雜然紛陳，或引領我們，或催逼我們，或侷限我們、或誤導我們。而我們面對各種詮釋，無視、排拒、接受、懷疑、改換……這些態度，到底要採用何者？其決定或改變都非簡易之事。聲韻學是一個詮釋系統，聲韻學是一個嚴謹而開放的學科，它絕不是某些西洋學派者印象中的老邁而頑固，它在歷史上經歷過很多新生，也一直在各種詮釋系統中慎重擇取。像唐宋用六七百年間向梵語學大量學習新知，像江永的自行生發的語音分析學和歷史語言學，像民國以來百餘年向高本漢等東西方學者學習現代語言學等等，我們不輕易追隨，也不停止改變自我。當近百年來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和研究，雖然未臻至善，而卻已經累積了非常豐碩的語料，結果，事實和經驗壓迫思惟，我們有必要從中汲取有營養的成分來改變聲韻學的體質、並且改進學術研究和運用。在民心思學、凡事講理，講求博學約取，拒絕理念淆亂的現在，正是時候了。有鑑於此，我也試著嘗其滄海一瓢。

本文略為檢討傳統聲韻分析觀，然後從諸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學習中，摘取語言現象，循「象」得「法」，就聲韻學裡需要運用的若干「音節論」概念，討論「輔化韻」、「鼻化韻」、「韻末」、「聲頭」、「聲幹」、「聲尾」、「介音成分說」、「漢語音節結構通用模式」、「漢語中古音音節結構模式」、「漢語上古音音節結構模式」、「介音成分變化說」（即「聲尾轉變為韻頭（介音）說」）、「漢語韻母分類」以及綜理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裡的一些聲韻觀察和發現，提出一些聲韻學裡應有的、基本的聲韻分析概念與術語，希望這些聲韻分析概念，多少有助於聲韻學這門學問的未來開展、有助於語言演變研究、文學語言研究和語文教育學⁷³。敝人閉門造車，不揣自陋，野人獻曝，有瀆清神。

⁷³ 本人經過四十餘年的語文教學實踐與研究，深信聲韻學裡具有的、基本的聲韻分析術語與概念，有助於以語音為主體的語音教學實際和研究（包含誦讀、說話和文學創作），能夠提供養分，使語文教學茁壯。尤其在現代的多元語文教育方面，更能結合「對比語言教學法」來

運動員的平常和運動比賽前都要強調基本動作的再磨礪，我的聲韻學也一樣，經常注意基本概念的適用性和阻礙性，及其教學傳承。以上是我從多年來在各地聲韻學家、漢語方言學家和少數民族語言學者身上及其著作學習來的簡單報告。我心存無限的感謝，但是由於所學有限，言不盡意，因此必定有需要修正之處，期望大方之家，惠以教我。謹先此致謝。

參考與引用書目（部分）

- David Crystal 1977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語言學和語音學辭典），沈家煊譯名為《現代語言學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 R. L. Trask 1995 *A Dictionary of Phonetics and phonology*（語音學和音系學辭典），有語文出版社譯本，北京。
- R. L. Trask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Arnold.
- R. L. Trask 2000 *A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of Linguistics*, published b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 大辭典編輯委員會 2013 《大辭典·語言學卷》（修訂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中央民族學院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 1987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研究所第五研究室 1985 《壯侗語族語言詞匯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中央民族學院苗語研究室編 1987 《苗瑤語方言詞彙集》，1版，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研究所 1959 《布依語研究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 毛宗武·蒙朝吉 1986 《畬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毛宗武·蒙朝吉·鄭宗澤編著 1982 《瑤族語言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毛宗武著 2004 《瑤族勉語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成有 2003 《彝語方言比較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王均等 1984 《壯侗語族語言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 《漢語方音字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占升平 2012 《布依語語音研究》，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
- 田德生等六人 1986 《土家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朱文旭 2005 《彝語方言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李永燧 2011 《緬彝語音韻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1版，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連進 2008 《平話音韻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李新魁等 1995 《廣東方言研究》，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 武文義 2000 《中國布依語對比研究報告》，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
- 岩田禮 1992 中有關〈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兼論入聲韻尾的歷時變化〉，《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頁523-537。，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秋谷裕幸 2008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秋谷裕幸 2010 《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秋谷裕幸、陳澤平 2012 《閩東區古田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韋星朗等 2015 《壯語南北方言比較及與布依語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
- 倪大白 1990 《侗台語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
- 孫宏開、胡增益、黃行主編 2007 《中國的語言》，北京：商務印書館。
- 孫宏開 2016 《藏緬語族羌語支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孫宜志 2007 《江西贛方言語音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袁家驊 1989 《漢語方言概要》，2版3刷，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馬學良主編 2003 《漢藏語概論》，北京：民族出版社。

- 張均如等六人 1999 《壯語方言研究》，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
- 梁光華 2012 《水書語音語料庫系統研究》，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
- 陳昌儀 1991 《贛方言概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陳康 2010 《彝語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新雄等 1989 《語言學辭典》，台北：三民書局。
- 陳暉 2006 《湘方言語音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澤平 2014 《福州方言的結構與演變》，北京：人民出版社。
- 游文良著 2002 《畚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 《雲南省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黃侃 1923 《音略》，在1964年《黃侃論學雜著》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董忠司 1978 《顏師古所作音切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 董忠司 1996b 〈台灣閩南語語音教材〉，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董忠司 1997 〈試談教育部推薦音標方案中的閩南語音節結構與漢語聲韻學〉，收入聲韻論叢第七輯，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 董忠司 2001a 〈略談漢語方言的特殊介音（稿）〉，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九屆聲韻學會會議論文：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 董忠司 2001b 漢語方言介音類型和中國少數民族的關係，第34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昆明：雲南民族學院。
- 董忠司 2006 從語音系統的比較試論瑤語、畚語、客語的關係——客家話底層無介音說及其與少數民族語言的接觸，第39屆漢藏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 董忠司 2007 〈客家語的介音問題——客家語基層無介音說兼論閩客方言音系中的非漢語成分〉，第七屆客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
- 董忠司 2014a 《台灣多元化語文教學的源流與對比語文教學法的建立》，《台灣語文研究》第九卷第一期，台北市：台灣語文研究。

- 董忠司 2014b 〈客家話介音的性質——兼論漢語介音的理解與分辨〉，第十一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南昌：南昌大學。
- 董忠司 2015 《從若干悉曇資料再論唐代前期中古漢語三等韻「介音」的性質——由漢語介音的性質和類型說起》，第十四屆國際暨第三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市：東吳大學。
- 董忠司 2016 《客家話介音的性質——漢語介音成分的詮釋》，2014年第十一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南昌）論文，修改後收入《客家方言調查與研究——第十一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蒙朝吉著 2001 《瑤族布努語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鮑厚星 2006 《湘方言概要》，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薛鳳生 1990 《中原音韻音位系統》，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謝留文 2003 《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藏緬語語音和詞匯編寫組 1991 《藏緬語語音和詞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顏逸明 1994 《吳語概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The Review and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onological Analysis Theory -- is centered on syllable structure and medial composition

*Tung, Chung-szu**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traditional phonology, and then extracts linguistic phenomena from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and minority languages. It discusses the concepts of “rhyme of syllabic consonant” and “nasal rhyme” in terms of some phonetic analysis and “syllable theory” concepts that are needed in phonology. The concepts, systems, and names of terms such as “buttocks of rhyme”, “pre-initial”, “main-initial”, “post-initial”, and “transition component”. This paper expands the scope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Phonology”, communicates Chinese and non-Chinese, and establishes the “General pattern of the Chinese Syllables Structure”,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Middle Chinese Syllables” and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Chinese Ancient Syllabl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proposed the “Middle Chinese Phonetic Evolution Model” and the “Modern Chinese Phonetic Evolution Model”. I hope that these concepts of phon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 theory of phonetic evolution will help the future of phonology,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linguistics and history of phonetics, Dialectology, literary language, and language pedagogy.

Keywords: buttocks of rhyme, pre-initial, main-initial, post-initial,
transition composition, rhyme of syllabic consonant,
rhyme of Nasal vowel, syllable theory,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 Research and Teaching, Tsinghua University

general pattern of syllable structure, Type of medial,
theory of medial change, phonetic analysis, non-Chinese,
phonetic drift mode, 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